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長興集卷第二十三

岸老堂記

江州攬秀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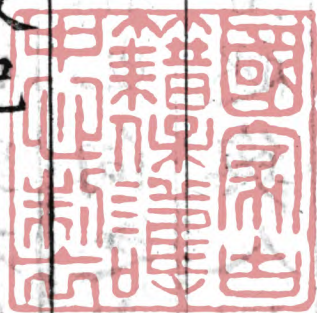
東京安禪記

勅賜崇聖智元殿記

池州新作鼓角亭記

岸老堂記

岸老既歸於夢溪之上築堂而命之曰老老不在堂而老者之髮茁其以力其心若顏雲之淡太虛也蟻鵠其形支木杭草之與居也臂交於上不私其祿而



休予以茆丘之萑蔭也澗澗虛納物來不辭而濯予以靈溪之浩浸也非步非騫胡胡然循堦而鳴者塏予以澗崖之冷風也仰之在顏頤則在几圭擁而繪張者望予以四旅之群峰也岸老之所樂聚之接之其來而不窮者堂之為老用也十履之而以跬計者吾堂之衰也十抗之以為席者吾隱以肘也野不加抑而下視不加明而遠者封高以為之構也向之者不瞻背之者不顧作焉者不變策而過者趣與人謬也苟足於是而無所羨故吾謂之乘參昴而躡飛景

則彼且以為揚糝為虹珠也吾謂之坐泰山以浮海瀾則彼且以為一蓬之梗與鷓鴣之藪也微陽始升至於歛陳而畢歲物隨之盛衰變化無一息之停一以為臬一以為雉是非相梓於前是老也岸然坐而視之雖通都甲觀望之如蒸霞霧履之若乘雲氣小隙容鼓車半估當一國以彼之富視十畦之隘若營丘之與一鈞然且不願易之非以羨與為不足慕也棲鶩以桶决呂梁以漑卮何所資於有餘方其晦暘風雨雪霜霧露相與遇於無所祈無所厭之時蟲魚

草木相與遇於綠延翁藪不机不藝之地飛者相與
遇於翔佯勾翰之和走者相與遇於決擲角脚之樂
客相與遇於相逐而相忘相安而不相噐之適五者
不待否而至與之為澶漫與之為無間雖有其餘無
所受之難不才於飛而羽生於蹠累然之贅無補於
齟齬方且睢盱鍾鼓之侈而忘眩視之悲何哉

江州攬秀亭記

江州據吳鄣之麓垂踵江溢虹騫螭絡貫城皆山而
庶民列館會市於其下臺觀廛廬高下隱見於茂蔭

篁竹之間西有荷芰之池南屬差廬連嶂緝天挾
湓浦甘棠之水北漸九江之醜沅隱然幕植於百里
之外者淮南群舒之諸山四時之景变化吐吸類無
常物非語言繪素之所能一官司士大夫都人之家
大率皆因山故崇臺危榭可以臨高而遠眺者薨陞
相望然所得多主一景江湖山水闌闔之趣不能兼
有也郡城廣宇監之西垣有故樓之湮為棄數雉東
瞰井邑其臺觀廛廬隱見於茂蔭篁竹之間者齒布
其下荷芰之池差廬甘棠湓浦大江江北之群山悉

羅於左右前後前此為群者嘗築觀其上其法厚陋
不足以三絕賞美觀之所會至此乃徹而新之上為
重堦廣堂以御賓燕其前可以席工步珩珮之節環
堂為畫踈綺椽可以來沓遞之景而盡嘯歌俯仰之
造李白嘗有詩以謂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使九江之秀可攬而無所遺者非此無以當之
今太守莆田蔡履中之規畫而監廣寧監南昌孟處
善元徒以成之凡覽觀之勝雖素具至此而后畢為
吾耳目之所有其雄特則廬山之峻峙與竒闕盡之

所御燭為象曜散為瑤觴蒸為虹霓激為霰雨矛拒
戟礫者連峰累百木搖霧集則寒暑為之失行大江
之闡衍翕為二三敷為八九震風之所鼓則巨浪山
屹飛鳥跖墮澄熒不揚則日星璿錯連檣萬艘鳥驚
而爭先其曠廉則南山千丈瀑布西江萬頃明月足
以稱豪而四時之葩華蒸組糝駁塢別為曹連山茂
木隱見於雲煙之間尔晦條明終坐而屢變者不可
以形殫此大略若夫時和歲登人物阜樂徒歌而腹
嬉飽食而朋遊於是太守率其僚士為賓射具觴休

勞百職與都人士女嘯咏興俯追古人所以與民共
樂者千里秀色入於樽俎山飛水游蓮婦櫂二嘯歌
之聲雜起於珮環竽瑟之間當是之時清淳之氣和
平之樂浹於人心其高舉遠蹈則有沼白蓮櫂英菊
巾車舟服以遊平方檢之外其悲傷感際則有慨高
婦之胡琴壯大江之黃雲寫意撫節流於咏嘆其遺
風餘跡尚有以攄滌滯溢以為後世之美者此又非
得以言諭者也履中治江而百職舉民既安其政又
求有以共樂之而處善能推其志以就奇曠之賞允

此皆將傳之不朽而某適客過潯陽以記見屬古
人欲盡其所言者必有詩以繫之詩生於言之不足
事有不能以言宣而見於聲辭窈眇曲抃之際者蓋
有待於詩也予不及落是亭之成既序其大致而復
亂之以詩異日使君登是亭覽群物之會談咤交錯
觥籌雜進促坐屢舞主人將誇客以江圃之富則僕
之詩尚能為公一介之助也其詩曰標子豕兮清風
攬秀色兮堂中情何為兮飄飄來無端兮去無蹤從
化人兮瀛州乘揚森兮下視識故里兮回覽慘孤眇

兮紅溢浩四顧兮悲歌傷千里兮客目杳江吳兮何
處望雲鴻兮斷續水渺渺兮霜天江魚跳波兮漸經
綠遵長陸兮浩觀澹靈川之澄停汎華清兮芙蓉紫
秀渚兮煙橫懋羅襪兮蘭州溯浩波兮楊銜耿何為
兮波神琅琇絃兮婢娟鼓輕袂兮杭柁登滄陽之王
鱣倚風樵兮佇立遲天邊之歸艗送孤鴻兮目修滿
中浦兮夕陽誰與佩兮予懷潁汀洲之秋芳二南有
山兮鬱蒼蒼漸漚澤兮屹中江負南溟兮半墨函七
澤兮當暑而蒼涼青雲卷兮修聞森珪璧兮連中泉
曳崖而響落雪皚皚兮霾空朝惟葱蘢兮暮窓紫綠
酒如空兮山色裏吳杭翳壠兮楚桑旂旂行人笑歌
兮賓醉起三桂檝兮旄旌躍長艘兮江湄劃流羽兮
徑徃航素波兮楊綏投嶮遇兮爭先絕奔流兮全入
噪焱風兮下瀨士虎碩兮比立橫怒浪兮側飛篷千
橈兮電進過江陽兮未昔失千里兮一瞬萬夫呼兮
解躍波鴻洞兮山震觀者戟鬣兮鼓氣况匹夫之所
徇四有大人兮山之陂佩日月兮帶虹霓橫九垓兮
方車駕喬皇兮招搖以為旗降吾湫兮朝氛陟吾阻

兮夜輝爛煌煌兮靈光嘒流景兮雲中碩瞻獨兮銜
韜聊弭駕乎神峰敞修除兮延望靈之來兮藹空五
雲翦翦兮銜山列華觀兮山間敞陽扉兮東椒連續
曲兮南樊既紫帶兮蕙塢亦逶遲兮瀨淵煙閣慘兮
籠木淡倚閣兮半褰客燕兮將歸臨風兮浩歌白鳥
亂兮霜汀晚日天下際兮蘋未微波望西江兮浩渺
遠山如眉兮江木小失晝景於頽昉起千門之夜燎
迷列星兮下上混波間與林杪

東京永安禪院

勅賜崇聖智元殿記

道不可相古人以謂強名之物之所由而非所止者
道也止則非道以此名乎所不能名者故道為易車
名為寓馬佛者名其身且三以體言則曰法身以智
言則曰報身以用言則曰化身為車之行寓馬之步
體也點起則智現事接則用生此名之分也慶曆中
佛之徒宗澤刻像佛於成都之西永安禪院闢廣殿
以居之為敷蓮千房以安大像復為蓮英千苞出於
房間房別一佛苞千苞皆佛也而攝於一像是所謂
盧舍那者始名其殿曰千佛千佛者報身之所生而

所謂化身者也。今夫所謂盧舍那者，千佛之所自生，而以智名者，智所以作聖，而聖者化之積也。於是改賜其名曰崇聖智元之殿，而上親御飛白字以嚴其榜。佛之名體密妙難跡，非上聖超悟境，昭等蝟孰能控搏無形，寫之毫素一言，所標而顯三身差別之慧，辦十萬調御之雄照者哉。觀夫妙相凝湛，神筆飛煥，日月之光鬱蟠於檯櫺之間，神耀相宣，群飾嚴翼至者，赫然若有臨其上，有館其左右，一望璿章而盧舍那之身具環視衆色，而千百億之身圓非由內出不自外鑠，不墮諸見而見，以此期乎歷堦趨隅以瞻夫表揭者，是不可以無誌也。微臣瞻仰

聖製以偈贊曰：具足無畏天人師，大毗盧海不思議。妙湛圓澄離諸量，一念不動遍十方。分陀一葉一釋迦，衆生差別之所現。無作光明等法界，是明諸佛大報身。因陀羅相不可覩，要假名言顯實際。我此見佛清淨眼，因智元故發妙明。非內非外及中間，文字相空獲自性。前聖後聖嚴此殿，是故此殿寂吉祥。是像非像真非真，一薩婆若等無二。不墮諸見見真像。

如金剛山坐道場一豪光相施伽沙盡諸有情得無漏

池州新作鼓角門記

諸侯之臯門必有觀所以布宣政令察天地履祥考
民言物俗之美惡民於是觀法象聽政教之所出凡
國之治亂政刑之失得莫不由此而後及乎四方故
國有太號令大慶頒則即而與衆聽焉諸侯之國廢
而守令承天子之命以施發於下者其事未嘗廢也
故凡郡邑之符門必為崇堦伉石凡朝廷之詔令典

章郡國之鼓旗纛輿至於下滿考時發昕嚴夜凡作
衆之鼓政皆典藏於是異日有司簡忽故常文弛不
綱於是天子赫然詔州郡并門得設鵠極法亞宮室
使守臣司之以履天子之命令以宣耀 朝廷政教
之威重非徒有以尊郡國之勢為一方羨觀而已池
州有將屯鍾官在列郡為據朝廷教詔於此乎入所
以息蒸條治其邦人者於此乎出政有時期物有位
序於此乎聽忽而不治使至於朽弊剝湯無以蔽風
雨豈 朝廷所以付守相之意耶巨材生於山林貨

力出於民取材於山合民之力以為官府庫庾宜不為難至於力不出於身發不及其家民未嘗知後而就堂之巨室者此不繫夫守相之才智者歟故雖一堂之任一曰之役必有所待而後能也為外州使民不知勞公家之財無所屈而美壯之觀隨所指顧而新可以為難矣左澤右山後江前溪笳鼓之聲朝與翔禽宿氛抑揚容與於却閣山林之間暮與駛駟遠水下上浮動於江湖盍濟之際使見者識政教之所存聞者知晨暮之所禁端委播紳以遊乎其下者思

夫朝夕出納於此者不可以不恪則與夫殫土木費佐觴豆之侈以快一昔之嬉樂者異矣前日之弊剝澆者使君既得而新之物之新其終必復到於弊惟事之與物相待為重者使其事較然不可隱略則物不待詔而必完故予所言者不在一臺觀之新而以郡國體要為先務俾後時有考焉抑使君之志歟使君朝散即東萊王君文正副守朝請大夫開封李君端臣也

沈氏三先生文集 五卷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無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第三十四

長興集卷第二十四

秀州崇德縣建學記

杭州新作州學記

蕭蕭堂記

隨州法雲禪院佛閣鍾銘記

秀州崇德縣建學記

韓退之為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而

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

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此其効歟予常以
謂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後世孔子何與
焉使孔子無一豚肩之享於墟墻之間何損其為聖
人以舜禹之巍巍不待有天下至孔子乃待祀事然
後尊歟其智足以知聖人孟子獨稱宰我子貢有若
如子路親事孔子而師之然猶有所不說知孔子為
難則其譽孔子固宜難也治天下國家其上至於無
以加下至於匹夫販婦得有其四體髮膚者捨孔子
之道不可此天下所共知者聖人之跡也至其卓然
有所立雖顏子欲從之而有不能者故先王擇天
宿艾舒大之才以為公卿鄉老使率其屬以興四方
之俊異禮樂法度秋陽江漢以暴濯之猶懼其不能
進苟為不至於此而僅循其末流則道或幾乎息矣
吳越多山而湖澤漸其下其枝者涯渚之間不辨牛
馬崇德居山澤之介孔道四出戰國之時闔廬勾踐
嘗大戰於檣李禦兕之間裂其地而守之至今墟壑
網絡稻蟹之利轉徙數州元豐八年括蒼吳君伯舉
為是邑也始為之築宮廟以祠孔子聚學者擇經師

而教之以義理行能不奇使之為文章誦習務中有
司之程而已培高為堂宴有貳室繚以環廬豐約稱
事四方聞令賢皆來學唯恐在后崇德為遠邑縣令
為小官興材賦工動觸吏禁非篤誠自信強有才者
不能任也此其成就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償犀象
決鴻鵠之器非深山大谷則無以養其材執規矩而
求之若不祀其材所養則沈沈之室執親矩者所視
也養之以先王之所待以興者而不徒循其末跡則
其為後也不為高美矣

杭州新作州學記

古之處民者其業雖有分而其教之以禮義德術則
無貴賤必出於一道所以用之於朝廷者則前日修
之於其家者所以服於畎畝者則異日用之於朝廷
者非若擾獸者不使以搏埴游耐者不任以服馬也
賢有才者理之不能者由之而莫敢廢焉而已耳少
而學長而習焉安之若天性資之如寒衣而饑食一
日五家之比不由之不棄且夷膚矣不待有所徇而
後為也自五家之比則已教之以所當學過而至於

五比之間則又揭之以書而瀆告之其教養之具益衆則益詳其相與而居弗與其畔也則親之以問黨相與往還弗與其狎也則肅之以賓祭合而用之欲其和理也則齊之以卒乘矯強弗率前其敗亂也則威之以刑誅撻罰朝操其所任以出夕相從以歸仰而觀其上則宮廟室廬莫非先王之法象也俯而履其下則彊井徑術莫非先王之經理也居而閱其身則簪屨服冕莫非先王之名物也散而察其起居出處老老而稚幼瞻生而哭死莫非先王之禮義節文也非能有羽毛鱗喙以馳驚乎山林沒於淵而天遊者捨此其何適哉至諸侯自為政所以措其國家者出於多道而民始習於幸忌分抵義屈力以贍其欲惇然不厭也立而觀其朝夕之相與非謙然覆其人而兵其頸則操勢挾數以籠天下至於詐窮勇奪強者僨諸侯而并負之然而不數十年復起而亡秦人欲為秦之所為則秦尚安得晏然獨有其利哉其勢雖欲無至此豈可得也至漢有天下願治之主間起乃始知尊先王黜百家異時得古人之藁初簡振

其埃熏而誦說之然獨為士者出於此而民之怛於
舊俗者猶固浩然也非刑名法令不足以撼之故吏
常以法用而學者羞言之至於治天下之實其勝負
未能甚異也道既出於二則勢之所在者常執天下
之勝而區區之空文何益於不勝哉至陳蕃李膺輩
出以義節相奮勵抗志力行欲以移天下之習楸枰
血皆帶驅而奮運之未為快也然卒不能振一步杭
一橫草以抹凌遲之禮樂何哉由養之不廣教之不
以漸故也百年弊習使可以俯仰咄嗟而致頌聲嘉

瑞則先王之為法不為如是其煩且詳矣國朝初
皆立學校春秋長吏親用弊於廟自三尺之衣者悉
聽入學廩食於縣官又賜以百家之書設經師為之
講教其施設條目皆天子稱制以命之朝廷之於學
無遺重矣而吏或不以為意彼固非敢倦 天子之
令以為不當先然誅罰期會未盭之細務一事不至
則知有所廢闕儒者履仁蹈信不救急故其効乃在
數十年之後急近而忽遠此人情之常至於任政教
之本原以身先士民此大儒公卿之事未可以他長

吏比也杭為大州當東南百粵之會地大民衆人物
之盛為天下第一元豐八年邦伯滿公自尚書左丞
拜資政殿學士來牧是州凡政之僵弛敗刻不綱者
一切振去而更置之未明衣冠而坐設連燎以聽事
大昕一府皆空無一人跡連下者四方之賓客已肩
相摩於門矣公悉與之酌酢燕勞嘯咏終日府寺瘡
廩亭傳杠梁枳籍鈿揭凡有司之務不期月赫然一
新殆無遺役矣公曰此未足以副朝廷求治之意也
養材勸德為天下得人莫先於學校前日雖有其具

未能博延四方之學者嗚然若大瓢無所適於容則
若勿置之愈也乃率僚屬親往視學者所居則垣墮
屋陟神主暴露諸生不免沐霧雨喟然曰養士患無
有具既有以進之則士之不勸非所患也具如是不
可以不新部刺史朝請大夫韓公敦善樂勸與公協
謀發弊轉材百工毛會不踰時則前日之墮垣陟屋
蓬居而蠲宿者悉已丹髹繪刻上室而下堂矣廊陛
繹舒殿像孔嚴褒德崇配則圖其周廬以七十二門
弟子與二五大儒之像考古議禮則狀其堂序以

三代車輿器服之容飾尊經嚴師則翼然在上者講
論之堂也勸藝禮士則環而可居者肄業之室也工
致其巧史贊其度巨細委曲規鈎矩拆物盡其法者
暴揚黻滌几席楫桎几生養之具也元祐二年朱鳥
戒夕日次上丁百工告休公將彙考位神展物體性
於連公乃端委造洗實觴以進博士弟子贊幣承飪
登降興伏佩環鏘鳴禮數備具不汰不簡受爵既徹
乃升公堂西向以禮學者於是諸生嚮立請質所疑
橫經挾簡交進牙退各獲所求既而陳豆觴班爵齒
德席工興俎賡歌迭賦酣詠儒史嚴夕而罷州人相
携遮道擁觀旂纛過路途不容跬排澗爭進襁棍相
先莫不嗟咨雷洩知先王之道尊重崇顯禮義可慕
傾利可恥父以告其子長者歸以告其少者兒童群
戲羅列豆籩纓別秉枚効其拜俯道之以善其順且
易入由此可見矣况其有以勸之也慶曆中公嘗講
學於此今乃為邦伯建浙西鼓旗垂封君之印饗諸
生見故老閱芹茆之舊跡此其為勸豈待他哉公以
道德經術相

天子出樞東方諸侯路刺史以文雅方重康撫吳會
合志一心茂明先王所勅使經誦之聲芽葉肆長收
効於異時者實自今日某邦人也今將以多君子惠
資於我邦豈可使經始之跡寂寥無聞於後世耶既
以論次其始末又將記邦人之言揭之隆碣以告后
世焉其詞曰政孰自本必圖其綱摘隱鈞堅非政之
良我有大柄匪震匪威彼侗弗昭發為神徵孰怙惰
淫覲狂以嬉我拔其萌授以禮詩青領垂縷斃其故
武移之如天子見斤斧凡此有為由莫非學我邦我
庠自公爰作公作新庠考度揆律枹桶跟超其徒空
出蒼然雲興後堂左室重栞藻題昔之圯垣鳶泉所
嗥今也誦絃匪徒噐之公教諄諄匪徒教之公先以
身孰謂庸兕牙之以手為政之難據庸何有不艱不
疚唯公之厚其在慶曆公官於此赫然有聞遂相
天子以我之先以期尔后公惠我邦豈不既富游水
如瀉青山之下跡誰與倫倚歎昔者

簫簫堂記

岸老琴於竹間鳥啾其上魚裔其下竹間之風皎然

鳴以相和少進焉則鳥戢而去之魚勃然逃於溪淵
向也惟草木之見今于然則予也向以予為草木也
習之今也以予為非草木也跳焉予樂竹間之簫簫
囊枕几而與居曾二物之寇哉顧戢予之所樂何耶
彼其一者以羅死於覆苓之芟一者以弋獲於鷲弣
之樊吾而目羅者也其起居弋者也彼安得不戢吾
之所同哉同於弋者鳥戢之同於利者市人噪之所
同者多其取敵亦厚矣子獨不見澤朝之氛瀕然一
息而半楚國舒六之山皆腸然留七日而後履其畔

未嘗絳於物也而物莫能形於其中彼又鳥與為計
哉處乎物之所不求則溪道乎人之所不襲則遠貫
竹而西俯而可漁者吾碻之以溪閣擁水負蒼援而
可望者吾嶮之以遠亭左吾廬右澶澹蔭若植藟者
吾介之以簫簫之堂岸老奕於亭而木之影搖於罨
絃於閣而水之聲發於緜偃休於堂則若佩琅玕鬱
雕鷗以閱棗林之奏以今古為一昔以晝夜為司燿
前日魚鳥之所樂余櫟之以為已適而魚鳥逐矣物
之於人相為御楚久矣方其木草茂暢獸踉鳥跡之

道交於中國中國之民窟居懸釜而資鳥獸之餘及其驅斥犀放龍虵胥山林而重藝之丘陵為邛畢江湖為大鼠而冒格之智殫焉故人之所弃魚鳥之所收魚鳥之所樂人之所棄也屑人之所弃而攘魚鳥之所樂謬於人情吾自此遠矣奚待矚空谷弊車馬之力儉囊贖目而較文蛙之遠哉岸老於比也峨而醉肅而興曼然而咲客至則告之曰藿蔓獵子之纓蟪蛄之哄無以步齊夏歸矣無庸攝卓為也噫

隨州法雲禪院佛閣鍾銘

天封大狐襄漢之勝粵浮圖之宮獨雄於東南法雲院乃其岵出者元豐七年法徒慶璉師建佛閣於院之西壩栾櫨三因重椽翼舒下俯阡陌中廬杭以軌鍾方將劑金錫規良型以為櫺鋤檠怒之巨聲求予以鳴其子予時謫漢東寓於是院覩其經始既斷不日則爰乎買漢矢曰偉哉為力乎來夫其合山川之美靈以成就官貌則其偉觀巨麗不待召而有此無足竅者抑知夫鍾之所寓夫道者乎夫鍾者里居顯

處則以為晝朝極夜群遊族食之節其聲有疎有數則心術寓焉其為法初曰速声四十九晝以四十九功德極三畏業次非速百四十聲以百四十不共法為出世間因後經八萬四千聲普收八萬四千塵勞極未來際或曰聲之遠聞者不過數里其久不過幾刻而曰極三途出世間極未來際得非過歟是不然也有生之類迷喪本体奔趣流識妄現山川國邑空有美惡一切諸相相起為境則有大小遠近多寡古今久速一切名色分量睽其完体惟照所對於是聖人以其不可思議神智力緣建立法明振提冥認無窮方便遇事指途因此聲根乃揭二炬初終則為久速之聲有所極者利於遠有所待者利於久久速境也以幻境法順接級緣中間久速皆非迥無可名不壞声塵直指非相群相齊泯寂用遍含声体一貫非自耳得復何遠近久速之有哉異斯道者乃其自障非法有妄也縱未能反源會體以力緣故亦獲世報何也凡所謂三超六類下逮天地國邑草木蟲豸之悉一出於有生之妄識以其霧箴顛憤之妄見尚能

締結宇宙淪翳實果外道幻法亦能上凌禪境下軌
風持况不思議神智力緣之所建立者哉其為道也
非可以理喻以言其為法如是而已者是之為銘銘
曰
衆生法性無有邊是故鍾聲無有邊衆生法性無有
量是故鍾聲無有量非聲非聞離根境具千二百圓
功德以此聞根妙法身普施十方作佛事第一速聲
四十九速拔二界沉淪苦初終後際一念空罪性如
風如電火第二非速百四十顯示諸佛不共門非速
非久破二邊語言不攝離名相八萬四十經久聲舒
長為接未末際衆生不盡聲不盡此聲非斷無寂後
我今開此觀音門無凡聖情咸得入此聲無礙遍河
沙以河沙遍此聲故即聲即法即衆生更無衆生聞
聲者了知聲相常寂滅惟一真心含法界鍾銘
歲耦端蒙嘉月維正度物播財作是大羽不窳不蠹
以第永後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長興集卷第二十五

張中允墓誌銘

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劉君墓誌銘

太康縣君商氏墓誌銘

張中允墓誌銘

君諱牧字養正其先河東人劉繼元之亡河東乃來
居澶州魯王父某王父某父皓至是始仕卒於東頭
供奉官君少強學為進士未達以父勲起為三班借

職監澶州竹木務遷奉職監德州德平酒務以其素學不樂以武用自謁為蘇州常熟主簿其後用師於夏州天下搔於兵復議益賦於五嶺君時為廣州四會尉謂使者言交州地非能饒也其大商賈胡賴以富者其根乃在異國知將困之彼則蹕海而去晝夜萬里廣遠將不為州矣與其無事而失廣州孰若捐尺寸之利為百姓計多也使然其言為格其令去為萬壽主簿於潁州以疾不行改鄆州中都尉時盜頻發有司數坐法去君盡擇良兵授吏卒日夜督試為完其廩舍撫之有恩歌以重利而法其不恪者一日為賊鄉道者皆反以其情告君于是群偷十五相鈎以敗歲擊治且俘幾二百人掌轉運使過縣君入謁語未交有賊牒至使者為之留館君微得其情夜半馳即其棲盡拘以歸使者大喜于坐上其狀遷秘書省校書郎知歙州休寧縣休寧江南大邑其俗陰害販獄自喜至吏不能治君能得其微情必杯其根抵而鋤夷之其謀益不用皆去為善良而寺中以無事改太常寺太祝秩滿簽書資州判官事文通判秀

州代還以疾卒於京師年六十有八以子贈太子中
先時景德元年契丹入遂城喻保輿定債於唐河
既僵而起東薄瀛冀魚爛而南引軍壓河于是天子
即師既而客戰數不利虜勢攜驟請講平乃使問門
祇候曹利用以王命詔之罷軍時王欽若守大名以
虜新得志未有敗形疑其言無狀遮利用未遣會圍
合不得出狄人請平者前后數曹詔誰可以使報者
或言供奉府君忠毅可用即召與語人主然為感
入辭手稚子以見曰以此累陛下臣不操質歸死不

復入白溝矣既遣上與其子金三百兩使賜其家
稚子則君也於是生九年矣府君既出為徼騎所掠
將見窘乃呼告之以所以未之意騎乃引與俱得見
主單于單于不任軍事主斲者乃其母蕭帳軍軒轅
中呼府中入道兩家語正歡賜飲食之皆良厚使以
其意歸報未至澧州會狄人謀襲我北寨北寨蓋庫
兵處也府君轉出兵間聞其私乃夜馳至軍下見督
軍周文質告之以其謀文質以告李繼隆秦翰使謹
備非常是時皇帝軍河南二人者將水北軍黎明虜

果引兵走北寨不得入迎射其大帥捷覽越于馬下其衆奔亂自相笮與死兵者當上以其軍已破易德也復使申前約詔有司歲給單于金繒良幣直數十萬為結懽府君為道詔書及所以遣曹太師利用意狄蕭復喜曰天王不欺我可還將利用來吾與之卒計府君乃馳至大名而大名之圍未解以奇計得入見曹太師攜與俱出夜總于僻外旦登巖岵而望愕曰是蟄者安可入耶府君曰彼衆不吾備也吾已再出其間無畏為也遂與俱行見單于每蕭褰其車以

木橫輓上為設具坐飲所與言意常在得關南之七二人者每刺折其端竟取要領得其使與俱還道逢其別將有所驅虜者府君遮謂之曰單于與天子言不負約未有效先自見不信非使臣所望也于是乃還所俘數百人牛羊雜畜以千計既達行在當謁府君獨以無籍不得見天子始時與曹太師俱出大名解鞍寢其上枕之以股曰與子為昆弟死生無相忌及是曹太師復使北而以府君為左侍禁罷之歷數官皆外遷而曹太師已貴顯用事府君未嘗得入見

至真宗封太山過濮州府君為州都監遂以說千粟
輿上記其人曰汝尚復爾耶比吾還可即粟傳來人
謂府君自此且起行未至逆除華州都監竟卒于官
轉運使郡守相皆為追訟其功詔錄其一子此君之
所為得官者簡勁以氣節自喜善與人交家貧不事
生業讀書好為文章尤長于詩生平以此自始有集
十卷始娶趙氏封蓬萊縣君后娶常氏今為長壽縣
君二子勗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堯三班奉職一女子
適士人聞人案八孫公履公益公震公賁公巽其二
人皆稚八女子適殿中丞章元方太子中舍李稷試
校書郎沈某蘇州長洲主簿錢僧孺其四人未嫁曾
孫男女七熙寧元年歸公之喪于濮州之鄆城某月
甲子襄事於陳臺原之舊塋刑部君之嗣子也嘗喟
然謂某曰始時吾翁馳單車操兩國從約出入幡幡
死生間以依自任可謂有勞矣其失勢見軋于權倖
及其身在時而不能以自明此其卒也婦弱子幼不
知誌其室此先大夫生平泣血以惜者也今公復亡
矣予可不勤於誌耶其列於家牒可以考信于耳目

者子能為我書而納諸其壙使死者有知尚克有伸
 於地下也某始聞其以義自奮壯士也卒以不見知
 於人窮死小官初若可疑退而考諸國史而信是可
 悲也哉雖然微公言固將請而銘之金石觀二人相
 要於矢石之間及其處成功爵位不啻相去若燕楚
 方事未冷而名已絕于晦滅尚欲以取舍是非一證
 于書傳而區區求古人於功名之際者何哉銘曰維
 昔燕戎嚙疆構阻吏陟不綱函暴我圉虎臣奏功帝
 不時歆彼劉我邦不報以滔六師殷作戾于澶淵伏

馬包兵羞有豆籩諤諤張君往泣疆事邊震其心
 殼請吏什伍后先係踵交臂既連不寧民用匪疚士
 饑在原馬莖在廐黍稷 質疆邑如繡邦人來歌攜
 挈子婦彼喋囁者阻以為庸刮骨鋤根斷其語蹤天
 厚公祉多令孫子劬劬中允有嘉維嗣車不下駖靡
 職不試翺翺自揭謂宜多媚誰嗇公者不邀以逝熙
 寧之元陽月維穀有翩斯旗言阻于濮帝丘維宇楚
 宮在戶我卜其藏作是吉土牲簋碩良乃事敏克寵
 我后人世昌令德

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劉誌銘

公諱黃中字師厚河中人也其先漢安平釐候習之後世家于安平曾王父節王父贈司空延始徙居于蒲父紳贈左驍衛將軍公明悟有志行其為兒童則知誦書學通經史尤長於議論伯兄綜為樞密直學士以蔭補將作監主簿五遷為太子中舍奉朝請又三遷為尚書員外郎歷虞部金部二曹陞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初任許州單鎮次吉州皆以監酒稅有羨課用知秀州嘉興縣事秀為道銜而嘉興居州

治下為劇邑常得有才令則為之初治公從容燕談客蒲坐若無事於縣者而職事無所不修去知楚州鹽城縣縣依海多盜賊公為設科禁要為不可犯有姦必知其狀索之亦未嘗不得盜以此皆去不入其境縣之北有鹽官其鹵田及薪菜之地歲澆衍稍吞嚙其傍民田鹽官轉運使職也有司畏使者不敢何問公以其侵汙將無已時悉為鈎考圖券按之以法而表定其經界使者果大怒切上令已下使亟還鹽官地無令鹽工久失職公力持之亦不為變至今

賴以為法遷通判明州是時歲飢公為經畧公私得粟萬餘斛賑給之民不以為擾而所沾給者皆自以得更生州雖舊有學官而學政久不舉公為闢其故宮齋廬講舍無不備善嚴壯應法自是就學而以文行超者相屬于時以選知楚州未知改知真州真楚皆要州朝廷嘗以擇守為重重而真阻大江教倉舟楫之所湊者於東南為盛其俗少土著以操舟通賈賣為業宿姦巨猾亦徃徃藏其間有迫人之危以取貨于大江風濤之間及挾姦以相訾管欺罔於市井

閭里者公悉能鈎察其情果于擊斷大者至於流而無所假借郡居四方之會賓客之至者相銜于道向之為州者一切皆盡其歡迎勞承稱以毀譽為輕重及公至是則悉力于州事徃還宴見賓主纔足以交歡成禮而已人亦莫得以議而州以治聞按察使上其狀召還為群牧判官遷開封府推官所至有善跡士大夫交譽之未幾以疾終年甫五十公在家孝謹晚事繼母能盡其養而親戚樂其仁輕施與未嘗問家之有無為治嚴察敢為而卒歸之於仁厚嘗以

謂法律者死生禍福之所繫尤盡心焉前後平寃獄
賴公以脫於死者十餘人大臣屢荐其器能未及用
不幸早卒時慶曆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夫人盛氏雅
有賢行治其家有法度封永城縣君後公二十年卒
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楊州江都縣之某原
二子程太子中舍堯泉州清溪令二女子適大理評
事盛觀仲贊善大夫盛仲孫五孫汴濟溱漢沆銘曰
綏下以德公也則仁刑不貴姦公也則察彼觀謂然
公也一節位不究才壽不終位百年中身何急而逝

蜀江在上有衍邗水公即新宮萬世于此

太康縣君商氏墓誌銘并叙

太康縣君商氏尚書郎中劉君諱允之嬪比部員外
郎餘慶其考也家于營丘祿于朝者不曠于世夫人
為兒童已融自異于人孝父母才于女子之事皆天
性無所勉强既嫁為人深閑不嗜嬉笑縫紉蠡事舅
姑惟其所任不縮以為難孝子孫先之以孝睦子其
庶猶的也字其父如其母妾御無所忌暴而甚約于
為家惟其時事有所羞于賓客則悉其有無以身佐

之饗嘗徃省其姑壽昌君驟遇其疾及江風不可濟
夫人強行之涉人以禁告夫人曰然我固知之吾姑
之疾暴不可待矣不有鬼神其將忍吾耶中濟舟危
覆者數榜者僵墨失氣墜其所操夫人徐視之色無
異常日善柔人也于此人乃大伏其義更嚴畏之初
封壽安縣君太康改命也熙寧二年九月庚寅夫人
之年七十有四以考終某月甲子從先大夫之兆以
葬于揚州廣陵之顏原子男五人階仲同年進士為
著作佐郎侃汝州司法叅軍佐傳皆應州舉四女子

皆已嫁供奉官高士言通州司法叅軍張大理寺
盛考甫內殿崇班盛樊仲其婚也銘曰

司徒命虞始啓元字世碩其光蹶永為商柔嘉夫人
冒自青土誰番其家父母皇祖遺此后人令吉且婦
泣燔佐餒躬薦其勞元夫是承子秩于朝令名未歸
囊詔以橐夫大云徂斬焉見毀后公幾何亦棄孫子
歲旅大震塌于新里有濯其北蜀岡靡靡无悔无懟
神祚伊祉表有行梓俯則邠水于幽斯銘以諗耒瀆

卷第二十五

從事郎慶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無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長興集卷第二十六

碑誌

故夏侯夫人墓誌銘 淳于氏墓誌銘

蔡孝廉母胡氏墓誌銘

故長安縣太君高氏墓誌銘

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文思副使兼御

史大夫趙君墓誌銘 席氏墓誌銘

故尚書水部郎中致任孫君墓誌銘

故夏侯夫人墓誌銘

夫人青州臨淄人大理寺丞夏侯君綱之子慶士吳郡許君洸之夫人其為兒時已自有立如成人父母常竒之以嫁賢夫會許君客青州以為其才可依以夫人歸之生佺朝寬審寔四男子大理評事丁倫士人傳肱吳純司方景錢中復錢大受傳惇李師溫鄭中立之妻九女子某于夫人為甥少長見其裝飾舉動如一深沉寡言笑事舅姑無所愛靳而仁其家大小宜之方舅氏在微約窮匱之時夫人身佐其為家儷俛有無雖衣裘簪珥夫嘗趣時之好惡而發取一物中年乃至有美田以食有廣廈以居為富家久之既慶士卒盡推其畜藏券質呼諸子而告之曰而翁好學為善足以遺而曹此可以為養吾閉口矣或以家事問之終不一應曰吾老嫠婦知教養諸子與諸孫俟死而已無以吾告也後其家復貧賣屋以為食夫人所居雖甚卑而用或不給晏然不問也年六十有九熙寧二年十一月甲申以疾終明年十一月丙申即蘇州之吳縣以葬有孫十九人資深寂知名魯

孫男子一諸孤使來敦名以葬某既為之銘泣以致
使者曰某之諸舅惟夫人寢後亡母之舅第盡矣使
斯銘不泐予之悲其有窮耶哀哉往矣銘曰
昔我舅氏初在隱約惟夫人居同憂共樂夫人始來
載室以車比其中年有脂在廟有旨在廬孫子媚好
晨經暮書下逮御人妾女乘夫夫人撫之純有法則
初終一心靡不夷直山曰天平里曰至德云誰之從
皇辟惟特有相維其肇此幽窆

淳于氏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蓬萊王君世昌早喪其室既除令其親
戚而燕曰嬪氏不獲執登俎以為昆弟憂仲氏柔良
甚才使因其兄以有吾家何如於是醴賓而謀諸王
氏宗老用弊於寢咸曰其良無卜而宜夫人歸王氏
五就館而四生男子曰子瑋子淵子京子韶皆以儒
進竝時為京官御史自見於世一女子嫁士人淳于
通王氏既大蓋夫人姓淳于氏其先有齊大夫駘以
詭滑顯名諸候世為齊人其後有淳于某為某官蓋
生夫人夫人為兒時已孤依世母以長能母事之終

其身為家而長少懷相事而宗族親大夫卒夫人經理其家內外翕和喪祭孔偕晚乃得子不以愛故施其矜嚴羞賓饌友身相饕饾故諸子卒用有立嘗遇窮發於道立交與言即解所愛萬泉臂環賙之人以為女子之難末年諸孫男女三十有三人時節並見鬻髮肩差從其婦子前擯後扶隨有襁攜號為盛家夫人年若干以卒若干年以葬某郡某原其墓先大天王君從其子之友沈某其銘銘曰

諸母維母大夫維士有禮有則莫不受祉來翔一身

蕃有孫子或綏其劓或襁或攜三來自初無毀無為母為妻壽考令儀維子之友實仕同時知我謂予宣鈞勿辭揭行有誄系此碩詩

蔡孝廉母胡氏墓誌銘

楚之君子蔡祥有母之喪哭於郊三年而後入既除以其自為石書誌於墓者墨以來乞銘於錢塘沈某曰諸孤不獲事母不敢以奠之誌也惟禍災之不期懼不駘喪以隕棄其虞事不得走梁走越而謀之今則幸駐身造以請母之行暴於是矣惟所取而與之

銘致其墨以哭其與蔡君游不可以銘之辭出吊且
誄曰夫人姓胡氏楚人父宿有鄉里行稱為長者夫
人年十有六而歸其君子諱某官卒某郡某官夫人
為家而夫不憂有姑則繼也及蔡氏之叔母皆刻嚴
難為下惟天人觴之曰樂衣之曰吉蔡氏女子子夫
人為其繼母撫之均一嫁之則甚賄曰我非為嫌也
不使其有憾以傷為子之行則吾愛之而已其稚娣
與其良皆卒娶妾衆不能保其孤夫人淑之有恩御
其下無所假借不避怨仇者以諸子諸子依夫人卒

皆駐世而未嘗以言也既孀乃委事其婦好佛言
其在平所樂而學之至能忘喜愠視生事泊如卧
不夢者十有七年以卒治平四年十一月丙戌也
年六十有一其孤曰初祥釋褐初已仕為許州長葛
主簿女子嫁三詔廉同徐慶廉同進士釋褐而死一
女子未嫁孫男子十女子八曾孫男女七其始終如
是是之為銘銘曰
生以其泰歿以其葬以禮始卒孰為無相子啐於左
孫徹於右歲時不衍是謂有後

故長安縣太君高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高氏其先以官顯於江南李氏歸歛乃始徙居毗陵皇父諱禹錫嘗為无為軍推官與同時為吏巢縣主簿睢陽張君孝友相善歡甚嘗於座屬張君曰始吾與子同年進士而又偕仕一郡出相輩居相聞吾心莫予宜者吾三女子所鍾獨在其稚也技能性好皆莫如稚才吾憐之不能輕屬人吾為君之子德可嫁無恨也主簿始固已義高君願未有為高君歡者於是二家卒相與為婚姻明年夫人歸張氏納

之巢則今殿中丞贈虞部員外郎處約其夫也夫性脩謹慈順舅姑樂得以為歸婦不以家之有無為其心常約身勤事人愛憚之小大率教魚魚申申皆為令家殿中丞預朝請夫人格當封詔以為萬壽縣君久之殿中丞卒夫人喪之如禮教子弟以清白卒其子以善聞嘉祐七年用子蔭進封長安縣太君夫人蓋老矣而縫紉祭享之事不廢於身行年七十有七治平二年五月丙寅終於楊州軍慕子國子博士慎言之官九月某甲子從先大夫虞部之葬於廣陵

之顏原夫人二子其一人早世無爵位其仲子博士
慎言也一女字嫁士人鄭琪三孫義仲南仲和仲五
女孫皆尚幼銘曰

夫人之先孔碩有家祖烈考材誕載厥華以有夫人
克自中世歸宜其良乃孫及子率禮自躬仁家慎祀
不以禍繫不以毀終於何萬年有獵其封

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文思副使兼御史

大夫趙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廣南東路同提點刑獄缺文思副使知廉

州趙趙某有治狀即以命之人聞其治廉譽甚高

相戒曰若嘗知有趙康州乎視萬人賊若孺子持祈

蠶笞唾之且死猶刈旗殺士今其弟又賢庸易知耶

弩力無為不義君即其官未幾感厲病且革願還印

契歸死中國書未報卒雄州明年喪還廣陵遂塋焉

君之先錫郡城武人曾祖晟以子為樞密副使贈太

師至大父贈光祿少卿和始徙居楚州之山陽贈尚

書比部郎中約言君之考也君諱師望字公弼以蔭

補三班奉職當授使樞密為請善地上曰佗日某未

九

嘗有請必優之以為右班殿直閣門祇候辭職不敢
拜六遷為慶州紫樂寨主寨人多羗胡狎吏喜訟有
罪常迂文申之使入羊馬自解獨君持法不少貸而
治雅有恩故訟為哀息鎮我軍守相劉貽孫討叛羗
火虜悵慢其地虜空寒出戰君為其駐泊兵馬都攝
西路巡檢軍彭陽方與客飲聞疫勒兵從坐起不告
其家妻子馳泣邀與之言徑出不顧身陷陣奮擊虜
即解去遷淮南東路駐泊都監用執政荐擢儀渭路
渭無軍政將更廢法惡君之異已欲去之以罪顧無
可以挂吏者獨詆其不習邊人情斥徙江南東路明
其被誣者群上乃起知廉州州有珠貢歲發民沉海
取珠珠有時不至州縣課督慘刻民有自相償賣或
為盜山澤間君至聞之曰是刺史罪也即日皆解縱
慰遣使之還業而上書自言明年珠乃大息過於異
時人怪之以為獲嘉瑞嘗誼言交趾入寇列郡皆閉
城告變京師君通策其不然陰部勒將卒日開壁縱
飲使者按督軍與以庶為有備及有詔根治飛語而
庶獨無痕跡可議朝廷始高其能甫用之會不幸君

性簡介少屈於人好書傳律令生平所知表論其才
皆一時名鄉顯人故事當遷官必從有司自言以是
君曾十年不遷其子以蔭補三班而悉教之學問卒
皆為進士曰峴曰靚其三子方幼未命曰覺覽寬夫
人山陽王氏靈山令頤之息職方郎中柄之孫邑封
秀容先君先君兩月卒合葬江都縣之東寧鄉原君
之壽五十有四君之卒熙寧元年十月乙巳君之葬
二年十月丙寅也銘曰

趙世其居自臯狼膠羸中跳土汾漳後支播流顛厥
常或泳於淵或天翔大夫疏原啓芒碭承家世修
自強珥纓插簡營肆方彼嘉無相逢天戕大江西瀕
倚崇崗甓塗固完靈所藏我銘無窮柄幽光

席氏墓誌銘

夫人毗陵袁氏處士良之妻同郡席氏佐之女大父
翊曾大父循子男四人默照煦烈三女子皆早世夫
人歸袁氏五十有五年年七十有六以卒治平元年
予為掾淮南有吊於北州過楊者皆重客疑必有貴
者喪已而使來告哀求文銘其葬則予友人毗陵袁

君思正之親席夫人也予既善思正宜其知其母夫
人之賢為可信於後遂考次其行而叙之曰夫人謙
謹和柔天性甚順於為善常樂聽人之講學又能以
教其不率者由是席氏在州為大家凡百餘人皆融
使之愛已由已而有善既歸氏之家與席相若而處
之如其家是時處士之大母有疾喜悲衆人嚴之弗
敢親夫人獨常盡其歡終身如一日如又老而夫人
之得其心如祖姑而加戚焉為之致醫藥飲食祭禱
所以為養者無所不至袁君有所施與於人嘗推其

後惟恐其不得為也孤女賴以嫁者七人以此居
於困而行之自若至思正中進士甲科賢有名於時
而夫人初若未聞之者其能取捨於事如此思正為
高郵軍司理以獄用而夫人雅不喜笞辱人思正充
以此治獄常主於情而不負勝以法也日與其第三
人者承觴運履晏晏愉愉環嬉於前夫人康寧壽考
克有終養卒之日思正貧至不能舉喪高郵之大夫
皆爭出力葬之葬已而皆謝弗取船載喪以歸葬於
無錫之某原思正夫人年默也銘曰

舒餘偃行蔚而尚者夫人之藏兮匿耀含嶽不愆有
承後則有昌兮華曄曄者其本九九其德不報以有
後昆

故尚書水部郎中致仕孫君墓誌銘

孫氏之先陳桓子無字之子書為齊大夫伐莒有功
景公賜之樂安姓孫氏書之孫武曠皆以用兵顯名
諸侯三十餘世至君之曾祖崇生贈工部尚書眺眺
之子曰冕為禮部郎中直史館有名雍熙咸平間君
諱龍舒字士雲以五品子補齋郎歷江州德化主簿

永康軍青城尉睦州錄事參軍監杭州江漲橋酒稅
知温州平陽縣知循州通判楚同鄆三州又除知簡
州不行自大理丞五遷為駕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君
性和易與人交必自傾盡而內剛不為苟利有所見
明必逡巡退讓以盡衆人之議然卒亦莫能過也少
時嘗與冑弟分財至不持一錢歸浩然自以為滿意
得倦不問所散有餘則為酒者終日與客飲欣然忘
俸日子孫患不為善人而不患不富也故人雅相善
有後貴為宰相者在朝廷門未嘗有其跡至其罷去

則先往見之循州故蠻夷地無學者君為之築宮延
經師使州子弟從之遊久之循之俗遂變而循之有
學者自君始既分司歸曰使吾有一子仕則吾老矣
後二年子路進士登科為徐州彭城主簿其年君以
見官致仕又二年嗟寧元年十二月八日以疾卒彭
城年六十有一四年某月某日歸君之喪於杭州即
夫人順昌縣君郎氏之柩而合葬焉四男子曰路晤
儒籲二女子嫁太常博士葛汝平士人刁玘孫四人
其一男子也曰惠卿銘曰

內柔不文外剛不馳孰不有施君施則宜少事令績
老事令歸匪迎匪隨我謀孔時越山如堵仇水之阻
我疇其固萬世之怙

長興卷第二十六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勘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長興集卷第二十七

碑誌

虞部員外郎許君墓誌銘

贈屯田員外郎葉君墓志銘

宋故桐廬縣尉杜君墓誌銘

萬年縣君許氏夫人墓誌銘

宗室故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墓誌銘奉

勅撰

宗室故涇州防禦使饒陽佐克已妻長寧縣

君武氏墓誌銘奉 勅撰

宗室故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墓誌銘奉

勅撰

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懋妻

安壽縣君武氏墓誌銘奉 勅撰

虞部員外郎許君墓誌銘

君之先曰許姜國於荆鄙荆人墟其社去為許氏且

千年矣仕為常孰令家于吳曰延祚其子贈光祿卿

曰仲莊生君之考贈禮部尚書曰試禮部有高行名

盛於雍熙咸平間其族人多微至得任子弟禮部舍

其子弗官而官其族人者八九既而捐館第則子蓋

正夫也朝祿其孤補將作主部五遷比部員外郎更

七官為州守以卒嗚呼許君也君諱正字茂中夷暢

謙仁人未嘗見其愠信豐如臯再為縣主簿含山保

昌襄陽三為縣令末守橫象二州為政寬不簡不為

炳炳以市名所居人愛之不忍其去踰嶺航江纜于

湓浦得疾疽癢於指且病呼吏卒而告之曰吾疾殆

困汝可從此還無以吾家為也衆為之泣是日卒於舟年五十有九初君之籍未應補州而橫州方擇吏更多弗稱資君以往屬治平 郎政故事得自擇使入賀君以其子邁行其守蒙也又使其子迺賀熙寧由是君之二子皆補吏矣始禮部捐其室子之稍以與族人逮君之身而二子之命來歸之豈非天歟配馬氏先君卒五子邁江寧府漂陽尉喪踰年以毀卒迺舒州太和主簿曰遠與其二女皆稚某於君諸舅之子也稚知君宜為之銘銘曰

有坂之墟兮可坎而宮靈將下之兮我占既從命之不淑兮寧丁自躬子若孫兮篤茲令終欽欽考材兮孔完既攻萬世是昌兮匪威之逢

贈屯田員外郎葉君墓誌銘

處士葉君諱某字明遠其皇祖諱畧自金陵徙家延平其子曰仁昶君之考也君昆第九人與居艱難困苦弊衾糗食率其群弟以事其親以至於有家其父母則曰吾所以成吾家者以有是子也其弟則曰吾所以立吾身者以有是兄也君之事父母惟其所以

無不厭其欲而兄弟樂愛之志于鄉人莫不以為有德蓋其天性誠篤順悌有不學問而能者其為家嚴恪常若有所待族人子弟有得於外雖飲食細物必問其從來與之交遊皆一時端人至於行義不飭者雖勢不得不見以其去必使取所坐榻滌之曰此非吾設榻之意也日晏坐於門視鰥寡負販之不售者必使厚其直以取之鄉人之貧羸艱急嘗於君乎取羸而不以為厭也三男子曰棊恭棊迪棊忱慶曆六年十一月甲子君以疾卒年五十有五而棊恭以進士起家為都官員外郎四贈君屯田員外郎夫人黃氏再封壽昌福清二縣太君後君幾年卒三女子嫁士人黃昌齡管道梅州司理參軍陳臯謨諸孫七人曰云云君之才學無所施當世然予與君之子與孫遊其規模風跡予有以知其才蓋不仕仕且有所施而名隨之世之論士者必求之於事業與名嗚呼是果可以知士乎否耶銘曰

仁其所親惠於令人惟克是圖匪暴匪聞願立有威松栢之下無蹠其藏後有大者

宋故桐廬縣尉杜君墓誌銘

其往時借居蘇州辰朝天靈甚有大夫入門徑升堂
語揖軒然儒者也蒼頭奴攜一樽酒置榻上出大杯
引酌淋漓湍前時起以杯屬予予不能酒默對之坐
語落落可聽俄醉爛然自引去莫知其誰後嘗以問
人曰此必杜君昌期也其後二十年某過蘇州外昆
弟方竒袖出一卷書曰竒之友杜桐廬有才不遇卒
兄為我銘其墓使不復悲其死死且有傳也某發卷
識其名曰嘻吾故人也持耒與子銘君字信臣越州

山陰人大理寺丞彙征之曾孫太常奉禮郎克慧之
孫於潛令虛已之子少孤無以養其母從祖父承相
歧國正獻公表以為太廟齋郎出補劍浦東陽烏江
三縣尉或父或不父皆有能名末為桐廬尉未行卒
于家君自補吏益不飲酒設節行好賦詩未嘗娶妻
而有子未仕有女未嫁君卒一年子孝孫舉其考之
喪葬於蘇州原曰射清鄉曰彭華縣曰長洲日月熙
寧四年二月甲子也銘曰

少也似不羈壯也能思去之二十年三仕而三歸延

不延命也嗚呼杜君可以無悲

萬年縣君許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郡許氏兵部郎中式之子歸職方員外郎孫君淮封萬年縣君職方卒夫人尸其家十有七年七十有二以卒兵部某之舅氏也每過高郵則拜夫人於其廬比又過之則夫人之髮粲然老矣治其家鞠其子孫人不忍其勞夫人處之甚安有親者至則出其婦子羅拜其前擁嬰提稚升降勸勞莫不响然有恩踧然有禮嗚呼善人哉夫人之子五人皆非其

出子愛之人之子或不若也而又愛其母若與之婦妯族人之貧者賴夫人以食女子之孤者賴夫人以嫁用是至於甚貧鄉人有為吏將罹於法夫人猶能出力以解其賅吏以是得生夫人退而視其橐則枵然懸矣夫人雅好事佛有所祈輒若有物告之其意其事怪邦人徃徃能言之其行足以有所感且然歟子曰珙瑾皆早世珙嘗仕矣終於真州之揚子尉今學於家者曰璿曰璟孫六男子其三名曰鉞鐸鉞熙寧六年十一月甲子將葬夫人於揚州江都之顏

村使人走京師來求銘會某領使過高郵臨夫人之
喪吊其孤而為之銘銘曰

若子吾子若母吾婦其情則然初無去取曰東其居
西顧惟廬匪斯時之良萬歲是圖

宗室故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墓誌銘奉

勅撰

君諱叔藻字景文普州防禦使克繼之子武信軍節
度使循國公承慶之孫高密郡王德恭之曾孫景佑
五年以宗子補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衛率右千

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右羽
林大將軍陵州團練使州廢更祈州團練使熙寧七
年二月辛巳以疾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君柔友
善與人居所居必得英惟通樂律喜為歌詩有集十
卷傳其家陵州廢君方疾喟然嘆曰吾弟叔蕃為集
州州廢而吾之弟卒吾其死於是乎後數日果卒夫
人向氏永樂縣君子男四人曰動之葵之皆卒釋之
右監門率府率祿之三班奉職二女子未嫁以熙寧
八年十月己酉歸葬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兆銘曰

謂宜壽考孰靳其與匪延斯延不既有子下宅維居
汝墳之祖炳銘函墟萬世其初

宗室故涿州防禦使饒陽侯克已妻長寧縣君

武氏墓誌銘奉 勅撰

夫人故宗室涿州防禦使饒陽侯克已之妻性武氏
封長寧縣君饒陽侯好學早卒於是夫人之齒尚少
歛其夫之遺藁慕之以告其子曰此汝父以遺汝者
使兒曹為善人吾可以無憾矣久之子叔韶哀叔皆
以經術詞業試有司優第越遷環衛帥領宗室以為

榮未幾諸子相繼即世夫人皆老矣撫諸孫劬然有
恩以熙寧八年二月乙丑卒於家年七十有二冬十
月己酉歸葬於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兆夫人性剛嚴
其歸也其夫以為宜而舅姑以為有禮子男四人曰
叔韶贈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公叔曠贈右
監門衛大將軍叔哀贈天平君節度觀察留後東平
郡公其一子早卒女五人其婿曰右班殿直鄭從真
供備庫副使李應之右班殿直白永清內殿承制王
禹錫石侍禁王伯玉諸孫男子七曰化之右內率府

率命之贈右屯衛大將軍皆早卒檢之右武衛大將軍賓州刺史深之右監門衛大將軍脆之右千牛衛將軍致之右千牛衛將軍肅之右班殿直曾孫男子六曰公邵右千牛衛將軍公餗右內率府副率公嵩右監門率府率公緬右內率府副率公著公彥皆三班奉職銘曰
垂曄曄者其本丸丸善於何觀觀子則然孰匪爾有既戒以壽作於新宮以燕爾後

宗室故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墓誌銘奉

勅撰

公諱克凝字希政熙寧八年閏四月公以疾聞甲午卒詔以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告于第冬十月己酉歸公之喪於汝州從秦悼王之兆以葬凡傳於葬者率命於有司而詔侍臣以銘其藏臣某謹按南康侯故虔州觀察使南康侯承睦之子廣陵郡德雍之孫秦悼王廷美之曾孫景佑元年以宗室子補右班殿直父之歷諸衛率府副率遷右監門衛將軍右領軍衛大將軍右驍衛大將軍德州刺史右龍武軍大將

軍保州團練使以卒公先南康候之之衆予其卒也
贈予以其考之官與其邑爵以寵榮之公謹約好禮
能誦記多識朝廷官府之儀物至于有事于

宗廟朝廷必先衆人以往而身之所造者未嘗以一
日廢也故其昆弟戚屬莫不知愛之而嚴憚也夫人
安平縣君張氏子男二人曰叔澹右武衛大將軍貴
州刺史叔晰右監門衛大將軍女一人右班殿直李
山甫之妻壽安縣君先公以卒孫男子五人右監門
率府率下之右內率府副率隋之三班奉職明之德

之其一人與女子四人尚稚銘曰

克永紹緒孔令有譽我圖爾家作爾舊宇枌櫓其旅
子孫伊祐匪斯時之良萬世之固

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懋妻安

壽縣君武氏墓誌銘奉 勅撰

夫人姓武氏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

懋之妻封安壽縣君熙寧六年十月十五日卒年五

十有五以八年十月己酉歸葬於汝州梁縣秦悼王

之兆夫人慈順勤睦家人宜之子三人曰叔頌右羽

林大將軍蓬州團練使叔紇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刺
史叔邛右千牛衛將軍女子二人嫁左侍禁焦公叔
三班奉職胡天常銘曰
甓塗固完兮靈將下此以安兮有衍斯原荆楫維藩
兮嗚呼有靈尚宅於茲

長興卷第二十七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勘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長興集第二十八

碑誌

文思副使張君墓誌銘

大理評事司農寺主簿賈君墓誌銘

尚書職方員外郎中通判西京留守司兼畿

內監牧勸農事專切提舉催促西京內園課

司園課等事上護軍賜緋魚袋楊君墓誌

銘

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

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知青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
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兼本州兵馬都總管
上柱國河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贈侍中向公墓誌銘

文思副使張君墓誌銘

君諱克儉字約之其先無棣人徙居京師者三世曾

三父贈左千牛衛大將軍寬王父贈張德軍節度使
疑父左藏庫使以君贈左羽林軍大將軍昭信軍以
蔭補三班奉職九遷為文思副使歷開封府陽武縣巡
捕巡轄環慶二州馬遞鋪并州天門關鳳翔府秦州
洎山寨三為兵馬監押秦用西路沿邊巡檢湟中諸
羗擾邊君獨摧鋒先登功居多擢知寧化永靜軍趙
州歸卒於京師君少拳勇善騎射知書薦之朝廷
者多當世名卿大夫君初得任子舍其子弗官而官
其兄之孤其在永靜逢河決且冒城郭君與縣令

張頌出沒決間蒙大險排水土以拯墊溺不火食者三日事平悉推其勞於頌頌用是遷秩而君未嘗與人言也不臆其所愛推已之善以善人皆甚難之行則君之性術槩可見矣晚節喜佛學嘗端居燕坐蓋若無心於世者一日謂其孥曰我將逝矣則莫之信也少自復謂其孥曰門有呼者趣往聽之為誰其孥之乎門比反於室則君益仕矣年五十有七卒之日熙寧六年三月丙午也夫人胡氏封安定縣君後君之卒二年歲十有一月庚申夫人之齒五十有三以疾捐其家明年正月辛酉合葬于祥符縣之八角原二玠早世宿琰皆左班殿直宏蜜皆三班借職實完學於其家女子之嫁者三人其壻曰潁州團練推官楊瓌左侍禁姚舜舉太庙齋郎晏時一女子與孫元禮元賓元老一女孫皆尚幼銘曰
哀其難善則推之夫也則仁兮孰靳其私位不顯其顯惟義兮孰有能是而不吾憾兮

大理評事司農寺主簿賈君墓誌銘

君諱士彥字升之鄧州穰人御史中丞贈李部侍郎

黜之子以蔭補秘書省正字三遷為大理評事始禮部疾革自為奏論時政得失而卒不及其私天子哀之詔祿其嗣子君按籍當遷而推以與其叔父躋躋以是拜官而君免喪起監鄧州酒務大臣有薦君者君時已知名代還留三司編理案籍會獄官缺君攝事治有能名擢攝審刑詳議數月法有不能決者君為發明之義以見為法之意囚坐流死得傳輕議者十餘輩方朝廷以義制法令四方報讞其所闡闔施舍皆闕治體天下始知法令政教相與為本末而學者無二道君謂其法當傳後宜屬有司次集以義新格朝廷用其言為置官司領之以親老求還山南改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州縣無淹獄官府無廢事久之司農召為主簿未領以疾不幸君性博寬好學問強記無所疑於物其與人交柔易人也至于操事論則凜然雖強者為之下惜其才未見於用而遂卒卒之日熙寧八年十二月乙未明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呂氏携其孤葬君于穰之冠軍原其孤曰牧于是生五年矣予與君遊雅知君而又感君之不幸為

之誅而且著之銘銘曰

未之日未形迹之日未可求則天詎非脩耶達匪我有窮無傷其仁則屈詎非仲耶穰之山有喬斯宮穰之水濫可游匪騫匪競我龜是謀

尚書職方郎中通判西京留守司無幾內監牧勸農事專切提舉西京內園司園課等事上護軍賜緋魚袋楊君墓誌銘

君諱構字起宗其先華陰人漢太尉楊震葬華陰其後子孫傳其譜為最君之先在其籍中曾孟父某贈

刑部員外郎郁始捷居鄭之滎陽至君乃復來居

州王父右諫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覃父司農少卿贈

司農卿文友君始以蔭補官舉進士為永州推官權

淮南節度掌書記知杭州臨安縣事監在京翹院坐

法誦監淄州酒秘有司言其過薄不當治復起知衢

州江山縣未行大臣有薦君者留編樞密院文字出

通判揚州以親喪去復通判明州江寧河南府未之

河南而卒其為臨安也以著作佐郎六遷為職方郎

中君好學善屬文日誦數千言事繼母以孝聞府至

其職以不廢民樂其政而利其所興作尤篤意於學者所至必興建學舍為事士以此多從之遊在明州築錢湖儲水數千頃以救凶旱而名不以為勞太守死家遠貧無以歸君與之俸租數百斛不足則又祭其囊褚以繼之族人之喪不能舉而君與之襄事者十餘人君格當為州以母故江寧河南皆其自請知本愛人厚於其親而不昵於傾利士至於此蓋可以無憾矣熙寧六年十一月望日君過故人僧法雲與之論死生變故之情喟然有所感曰吾其死乎於座為吾言請以自見意若知其有所往者人蓋未之信也明日過州守飯暮歸拜其親召其子若孫而告之以疾偃然若將降榻則蓋已逝矣年五十有八娶高氏封金華縣君子男五人曰持楚州寶應縣主簿曰瓌潁州團練推官知襄州中廬縣曰玩光州司理叅軍瑁琛皆世其學女子嫁封州軍事推官鄭夷甫二女子尚稚后某年將葬君於蘇吳縣長洲鄉黃村善塢其孤使來謀銘君之親某之姊也方哀君之不幸而又感君之有以成其終也是以為銘銘曰

曷之夾兮則未始以往也為飄風為斷髮似寓而非
寓者歟曷之往兮則未始至也孰喪孰取似寤而非
寤者歟子既知其往矣抑又知夫或莫之往者歟是
疆是畝荆楫惟旅孔作既固子孫之祜

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

君諱經字公適其先平原厭次人曾王父堯王父象
之始徙居海州世治經為儒者君之考尚以家學進
終駕部員外郎君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為
州廣濟主簿民有犯法坐死者獄已上府屬君攝令
以其情應讞謂守為理其死州從之得減死論囚

自不知所以得免者人以此稱君恤親喪去喪除為
真州六合主簿六合真大邑多強宗挾吏勢市權養
客令以下為其俯仰君適到有吏慢詬於縣門之下
君欲慘治之或以其過薄君爭以為民敢慎忮視其
長上職根吏以為姦今法不待於吏而獨怪民不畏
法無義于是繫治踰月刑而后徇于市橫猾為之縮
氣會泗州盱眙令以疲不職廢本部擇可任劇者以
君行而盱眙以治聞獄有文不核者君得其欺槌以

示之皆憚服無敢不情州部官長交薦君稍遷信陽
軍羅山令乃開館延四方學者與之講學清談終日
及殿課吏狀而羅山復在覈格居無幾以疾卒于其
官享年四十君學人也于先王之業無所不說其為
人仁而才居家得鄉人之歡姻族益親仕于邦則當
劇處繁能以多為約人信賴之壽不中身位不出吏
部選方其無事亦無以祭君之才且仁人之所以斲
君者于君也何憾焉夫人徐氏生四男子曰寀宇察
宰皆學于鄉先生察為宣德郎知湖州烏程縣事宰
與賓興鄉人賢之熙寧四年舉君之喪卜于胸山之
陰以葬屬余為之銘余方病彌旬不及君之成事於
是徐夫人之祔也乃卒銘焉某與烏程同年進士烏
程允篤君子也與余雅善得子如烏程宜且不朽余
則銘夫藏耳乎銘曰
有丘如廩有山如胸賦茲惠人作是吉居彼強而落
曾謂弗溝純莫予疵豈不令壽宅物惟夥宅卜伊祐
匪騫斯威信淑有後

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使持節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青州兼管
內堤堰橋道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兼
本州兵馬都總管上柱國河間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侍中向公

墓誌銘

向為邑於夏商之世國於東方者太岳之後群姜世
為諸侯踰濟而南邑於龍亢之墟別而宋遊者其子
孫為向氏公諱經字審理世居京師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曹國公瑀之曾孫尚書左僕射魚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評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唐
國文簡公敏中之孫駕負外郎贈尚書令傅亮之子
而 今皇后之之父母晉國夫人吳氏燕國長公主
之子景祐二年以晉國請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後八
年魏國大長公主表授秘書省正字八遷為虞部負
外治平三年上在藩納后於穎宮越遷莊宅使晉國
夫人喪去官服除即舊官拜嘉州團練使改光州遷
濰州防禦使明州觀察使侍祠南郊拜定國軍節度
觀察留後累加光祿大夫上柱國食河間侯千一百

戶實封二百戶歷監在京都茶庫布庫京南權貨務
知越州山陰青州千乘縣時晉國已老青州負海霾
雨清濕變發不常而縣令常出按事不便於養求還
京師詔聽解千乘還歲餘復起勾當在京抽稅竹木
務熙寧元年提舉集禧觀明年出知陳州始到親閱
繫囚察其間有寃者取其械着他囚曰此宜死而吏
乃欲慢謾殺無罪乎立改繫窮治寃者獲申而使
者自以為無恨未數月獄已具死得傳生議者三人西
華令掠囚死繫中後數更驗治皆信以為無他公一
見得其詐敕吏收令一府皆縮氣莫敢欺是時朝廷
方新法度以事責吏而吏或不稱公以謂京師法令
之所出而三輔肘腋相維持首宜行天下法不可以
他郡自比率其僚屬日夜攻講考論凡詔令至州者
即推明施下民便公之令而州以大治歲大雪公將
弛公私儲錢以寬貧民有司持文以為不可公曰是
固吾責也然上使我守陳陳之民窮且死獨非我責
歟顧事有後先緩急守自為之不尔累也故事方鎮
別給庫錢饗軍不隸州府自以親吏領之歲杪上計

則入其餘公斥庫錢付之主藏給州府之費有餘則
歸之有司至還不持一錢歸罷陳更蔡州又易河陽
時旱蝗人多餓而州粟少不足徧餉公乃自出奉田
得其租數百斛以飴餓者於是民爭出粟佐公施人
不加歛而有餘之粟益出未幾移徐州上以公久處
外不欲復勞以事召還提舉景靈宮新昌里開大第
以賜之人以公出入朝廷名譽貴重視天下之事弃
之其心不啻若毛毫之輕而方公且惕然自歎曰方
朝廷有為時大夫高患無智能於此時不能有所操
任以報天子乃欲自寧耶連表請外會薛中有太獄
歲飢青齊間盜數發於是以公知青州辭對便殿賜
坐語甚久既行使尚宮燕遣有司供帳都東門三宮
使者皆在觀者墻立又發都坊車徒以給其行青人
見公來謹曰我識之矣是往千乘君今復將德吾州
乎公亦以州事自任考閱百職撫摩調集鈎槩刻革
殆無餘力矣于是且病寢食為廢或莫知卹也久之
而病且革尤力起視事或謂之曰公病矣無以州事
與人乎公曰上遇我厚顧不能自力忍敢畏死他日

病間趣召還關乃始以印授使者遂行熙寧九年二月乙未次淄州臥遂不起年五十有四上聞震悼朝不御者三日命侍持詔迎公之喪于淄中宮出哭于新昌第二月丙辰公之喪至自淄天子遣使臨奠慶壽寶慈宮交遣謁者吊酸道中鞭勒相望中宮親臨其喪于國門之外戊午以待中告其第以右正言寶文閣待制常秩攝鴻臚卿入內內待省副都知蘇利涉典護穿復給太常鹵簿以七月辛酉襄事于開封府開封縣豐臺村即祖塋以葬夫人李氏魏國公長主從子贈右領軍衛將軍文且之子封齊國夫人繼室張氏兵部郎中中庸之子封商國夫人皆先公捐其家女一人坤寧殿也子男五人宗愈早世宗回宗良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其子殤也女子未嫁者三卒于室者二諸孫子男四公莊厚孝謹居晉國喪飣粥踰月掌刺血寫佛書素食以終喪居處質約不以貴勢近戚自異常奉祠 太祖皇帝別廟坤寧殿召見行宮勉公以忠恪盡節而公亦以善事三宮為勸率皆不及其家公以吏事自喜至以貴顯事無大小故

自省決雖有司出納課罰細事大吏常所藐者公必
自為之以謂事或藏於其間而變故之生常在於所
忽故所至事以不廢而民愛之行則遮門請留去而
見思可謂有恩矣至其壽夭報施凡所謂有命者豈
公之所憾哉銘曰

大獄之羗昔荒東嶠支睽而南厥啓向墟償邦族離
氏別為向中世有聞自宋而降或蹶或騫宅無常土
肆生唐公始大胃緒汙汙其原衍衍其流後誰申之
公有令猷嵩嵩其流其原驛驛帝嘉有子乃儼天極
公仕之初靡職不亘有茲士民益艱初時公之云也
莫公瑕疵逮其既去無時公思周流藩翰四旗有初
入侍帝宸都俞燕言勞賢寵隆孰與比蕃公去青州
先君之從樂儀具將哀榮初終豐臺維宇浚丘在戶
我哀其阻又山如舞松栢岫岫頤丘之巋匪艱伊旗
有燕孫子

長興卷第二十八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勘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長興集卷第二十九

碑誌

東作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內

本州駐泊軍馬公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上柱國王君墓誌銘

長壽縣君田氏墓誌銘

宋故玉山縣君施氏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上護軍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君墓誌銘

東作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知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內本州駐泊軍馬公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王君墓誌銘

君諱克字希仁其先大名辛人四世家京師曾王父兵部侍郎祐贈大師尚書令晉國公秘書丞贈工部

員外郎懿之孫水部員外郎贈工部侍郎諒之子

孤以蔭補太廟齋郎歷調開封府太康尉廬州慎縣

主簿楊州江都令母憂去喪除起監鎮戎軍拆博務

遷大理丞知祈州鼓城縣事移泉之晉江還監富國

倉累遷水部員外郎宰相表君才任將帥召對便殿

言軍事稱旨改內園使都監涇原路兵馬夏戎寇秦

州君以第五將兵屯水洛虜解去權知儀州又知丹

州遷東作坊使知隰州以卒是時熙寧十年二月乙

未君之年五十有四君生平儻好大節以功名自

許待人，不為哇眈，輕施與無所計較。知兵通古今，宏毅人也。守丹時，方用師銀州，諸群屯兵悉發而慶州兵亂，關東名城多閉。丹州東壓天，渾塞汾晉之隘，賊馳河關，戰丹城，不下半日，計發近縣丁壯，十日不至。城少無兵，民多散居河隩，搖手且亂。君陰部勒將卒，區處市人丁壯，度可以自守，一不問軍事。日開，辟縱飲，民瞰君信以為無事，牛羊者無所愛，訖於兵解州。君兩川間多水患，一日大水猥至，君馳救城門，水已偃闔而入，民乘屋呼噪，更相視不知為策。君率士卒登牌，自頽巨以先衆，於是救者蟻附水為之，却門乃得闔，而城已不壞。州之南有山，據川之盛，流水激以泮，城城為之數危。君欲募工隳山之麓，復為繚堤，以環城，績工以萬計。論者難之，時役卒不滿百人。君自撫勸，指授方畧，關歲山夷而堤成，藝柳堤上。上明德君他日思君，則指其所藝，曰：「此內園柳也。」山外兵結未解，丹為小州，而城池浚治，凡戰守之具，大小重輕，強弱皆有曹輩，次第揄揭圖籍，嚴整備具，朝廷以為能。就發金帛以賜之，時方下兌，徭令州縣所為多不

當法意君更丹隰兩州皆預徇議使者獨倚君以辦其為說精深有法曲折皆中事情民以為寬便歷三州兩縣所至事以不廢而民愛悅之去而見思其卒也民哭之哀衆為之罷市至有画像以至者初君在晉江州負海商舶之所出入多珍怪異物異時吏以實價挂法者相仍會獄起主者欲市權詞所逮及皆慘治少所假借守以下皆墮法中獨君攘臂無所恐人乃始知君有牆域憚之戒無敢犯丹州守有俸田俯州城下君悉曼以為新堤近邊多屯營而場圃狹不足以受委積既又斥宅圃以張之在隰歲有芻藁數千秉悉以假俸戶之貧者州非大設不然庫錢暇日對僚屬清談從容卮酒家厨而已與族人居一樽俎必共盡之然後忻然自以為滿意至啓手足家惟空餘衣食不能調其孤君數強無疾忽為盡以戒其平震言甚切至大要以世受國恩當進退以義勿為身謀而已與其家人言亦數及大故后數月果不幸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之祖塋夫人張氏封金華縣君子男四人震太

常寺奉禮郎權正中書刑房公事需霖霽未仕女子
一人未嫁孫豪傑英皆幼銘曰

蕃有家兮善之哀造茲后人廸令修將孔武兮洵多
猷治則仁兮壽孰為謀彼浚之干有條斯原彼浚之
水公逝靡靡無懟無侈公有孫子左陵面谷塗宮之
卜是維萬年以弗不淑

長壽縣君田氏墓誌銘

夫人姓田氏其先齊諸公子祖諱勻家密之諸城有
鄉李子某居齊魯間為學者娶同郡趙氏是為考妣

夫人幼孤鞠於大母田氏故大家夫人相其家事
益理邦人賢之而願委命者相踵久之得滄州無棣
李君諱頎以歸后君仕至太常少卿而封夫人長壽
縣君始太常之家已去無棣而楚居母仁壽郡太君
已老夫人常以養不及其親見其姑必慨然自傷曰
女子也生必有所歸吾姑與吾母安敢擇焉以其事
親者事其姑漱紉饋滌必身任之蓋捨夫人則御之
不安太常所與遊皆一時聞人每過從燕語相盡間
不容一再日而夫人佐其享以至褫衣以為繼而處

之裕如也夫人事仁壽幾四十年歡若一日喪之日
蓋夫人之年六十矣尚能致毀日一飯蔬治於不勝
於是太常方舉未卜者十襯從其母以葬帷裳衾綖
之具一諉之夫人之手至於穿復封藝皆夫婦親之
既塋有異鵲數十翔于墳上君夫人來則或集於其
肩嗥於其膝太常捐其家夫人喪之至於治其藏如
戚其姑而恩有加焉後從其子出仕於四方他日語
及墳墓則涕洟不止曰吾寧歸掃丘墓安鄰里鄉黨
以死何以閔傳舍為哉謂其子婦曰吾老矣非齊寂

焚誦之業無以累吾可也未幾元豐二年七月
疾革於京師子之儀之寓舍年六十有九夫人姓名
方有誠恪其治家甚嚴事至於無屑欺赴人之急難
篤骨肉之愛至於褚無餘衣盛服不及珠玉之飾以
終其身人不以其慈仁為不可及所居閭巷去之雖
久猶有能道其義善者一男子河中府萬泉縣令編秩
刪定官之儀也三女子嫁大理丞何景初鄭意大常
博士林邵孫堯行太廟齋郎一女子未嫁九月初
甲子其孤以其喪歸從先君之域於楚之山陽陽具

沈氏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之原夫人之子詞富學明隱然節義士也與予遊且
久自言其所以教養以成之之自嗚呼夫人哉銘曰
不愆其有既令邀壽君子維子是謂不朽下泉之賓
有條淮墳歸歟非歟嗚呼夫人

宋故玉山縣君施氏墓誌銘

君姓施氏兵部郎中元長之子母曰廬江君何氏贈
太子大師晉陵文恭胡公之仲婦其君子名宗質今
為比部員外郎君幼警了多藝能不為翽矜之行廬
江君卒君事繼母而愛之如其子事舅姑以為有禮

其君子則曰是宜吾家至客里姻家莫不善親而高
君之義鄰之人有道死京師者天暑貧無以為槥君
為脫纓珥笄囊衣以卹之而又調其行使得以喪還
其君子從父之妹卒歸其孤於外郎君為之子養求
令配以嫁之者三人文恭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君從
其姑南康夫人入見柔儀殿中宮顧南康問從者為
誰郎以君對又問其門世乃曰胡氏令婦吾父以得
之所聞從鎮服以賜慰勞加等文恭在朝廷君夫婦
留養於京師者踰二十年文恭薨而兵部君相繼郎

世君經裳惡食逮於喪除久之從外郎之官獨眷眷以去南康之養為不忍已而南康訃至號慟不食數日遂蒙之以熙寧九年七月甲子不幸年五十有四年元豐二年三月甲子即丘於常州無錫旌賢鄉廬江原子簿修秀州嘉興尉安修益修奕修守將作監主簿二女子其一已有嫁某友人陳留遠之儀其壻也其斗是行以來求銘銘曰死者生之歸匪歸之對唯久慈追柄柄之既然要綿綿之無期鹿人覺夢迷是非殘此剛粟昭原垓

故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上護軍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藹字聖民大王父隋濮州鄆人也王父皓始仕於朝廷為東頭供奉官父牧贈職方郎中公少貧能軒然自持於困中力學為文章起家應鄉舉為州第一人覆試禮部公名復第一由是聲譽翕然吏部補江州司戶參軍遷餘杭令縣初無學公為開堂廬盛勸迎之禮率其子弟日講誦其間自是邑多學者

縣依山多未發之土公為導澤浸之利趣時勸耕田以廣饒州歲遣大校治賦於諸邑者令常與之為儷介歛取於民屬厭而後去有州校至餘杭簿督令以下責賕於伉胥公鈎得其姦杖而械送之州於是路使者以下備其才為之薦藉甚厚改署作佐郎知大名府永濟縣事時貝州軍亂丞相潞公宣撫河北表公從軍得預軍議貝州平遷國子監直講潞公監修國史以公為史館檢討未幾同知太常禮院是時太常方議温成後園寢公論不合奪職監潭州酒務潭州西接五溪諸徭屬縣益陽梅山又為徭人所擾劫合亡命時出為盜湘中吏不能禁是時天章閣待制劉元瑜安撫湖北公依其幕下始議欲通梅山以說于元瑜使士人楊謂即其廬告之以逆順禍福得其豪與俱出見元瑜坐之堂下飲勞終日皆呼蹈曰使君幸賞我罪使得伍民籍願保邊奉約束自是湖湘之間盜亦方稀朝廷安平無事不務邊略以楊謂補州縣官餘一切不報至熙寧中梅山竟復為縣而公未嘗以言也歲餘從通判揚州久之除秘閣校理判

登聞鼓院吏部南曹知登州召為群牧判官開封府
推官廷事迎解曹無留訟都人稱之遷三司戶部判
官丁親喪去終禫起為淮南轉運使至部數月抑揚
稱職不累月除荆湖江淝淮南制置發運副使發運
司歲漕粟六百二十萬斛築教倉於淮南以受諸路
轉運之粟粟至淮南倉然後隸發運司發運司以餉
京師歲久江湖見舟益少粟至不以時而發運之舟
久繫運卒皆羸餓私發所載以食抵死徒者無虛獄
有司膠舊法無為變者公至部始請下發運舟以補
諸路之缺舟既出而民鹽稍得至於湖湘之間公復
為之謹鹽政峻治吏禁弗稱者久之姦鹽不出而歲
漕大至幾七百萬斛朝廷以為能再遷刑部郎復將
漕踰四年除三司鹽鐵副使既而以集賢殿修殿知
越州州遠不便親養改蜜州少時復移滄州滄州居
北邊為重鎮公常以遠親為戚戚丐還者數上以知
陳州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公每自按治漕事多所
操勒其下為之斂手時有善承伺當路者公嘗面斥
其人既而以賄敗同輩多挂吏而公獨以此顯名俄

拜諫議大夫安撫京師南路知鄧州士之方廉者莫不自喜至州踰歲復以親亂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元豐三年九月丙戌暴疾終於官年六十有六公性仁厚無運於物與公遊終始無可與間者人有一善必傾心愛之樂推後學凡所汲引其後多至公鄉事繼母仁壽君過其所生陳留有第舍花木甚盛仁壽愛之不忍去公數欲解官以徇親之樂既不果去而擇官無美惡惟以近陳留為樂而竟卒于南京士無踈戚聞公喪皆悵然哀之公端修無所附離不為訾訐危行為集賢修撰凡十年上察其退廢擢寘侍從某治平中叅揚州軍事是時公為本道轉運使其以官見公公一見坐語終日時有詔路使者人得荐所部官一人公即以其當詔書後數歲某不幸失邊豆之助遂壻公門下每見公之所以治身為家推財樂施天性純茂與昆弟親友相從笑歌歡怡始終如一嗚呼古所謂善人君子者其公也哉公少好讀易老而彌邵所為文章凡四十卷其好學篤志又如此夫人魏氏兵部郎中兼之女今為昌元郡君

子九男子公履太子中舍知開封府太康縣事公貴
濮州司法叅軍公巽公臨公濟皆承務郎一稚未名
其三人早世曰公益太廟齋郎公震將作主簿公晉
公之始仕屢為進士第一人而公之子公益復為別
頭第一人士人榮之女子嫁國子博士章元方陝西
轉運使李稷江寧府溧陽縣丞錢丞朝奉郎王九齡
其一未行與某之室凡六人諸孫男女九公塋有日
諸孤謀銘其壙者使人走延以告時當有軍事就所
能言者如是嗚呼銘哉

孰歟匪善蹈善惟艱寔公少修不強所安弗輒弗依
逮於白首從容令都樂不蘄忸先老中零不淑謂何
仁則公與豈曰不那嶮嶮新藏有穹大原匪谷焉依
神實公藩既安斯徂丕用爾後匪龜則謀公作伊非
丘有則顛石有則磨公無泯夷以直匪它

長興卷第二十九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勘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長興集卷第三十

宋故壽安縣君林氏墓誌銘

贈崇德縣君任氏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知楚州陳君墓誌銘

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

宋故壽安縣君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其先閩越人後乃徙家於群舒世有顯者
大父諱特實輔真宗皇帝尚書左僕射贈太尉魯祖

諱保圖贈司空考諱湜尚書虞部郎中夫人不及事
母以孝於所繼見稱州閭笄髮歸尋陽陶氏朝請郎
致仕諱舜卿其夫也陶為潯陽望姓夫人始歸而朝
請君擢進士第祖父以驍衛將軍致仕家居父母皆
強艾不異宮而食者百餘人夫人從其君子以事其
大舅姑睦嫻其族人至於不能間之非其黨朝請君
有卒蚤卒夫人止其孤無以異於已之子躬儉陋於
物無所嗜慕赴人之急推其所以為養者不少靳也
觀書略能誦說以其所誦說授諸子勸之為學甚力

數子後皆為學者相踵以進士補吏鄉人榮之資
慧洎晚益喜佛學遂達其要至能以喜怒哀樂累
其心用夫品命壽安縣君元豐七年十二月甲子夫
人之年五十有四以疾卒於家於是朝請君之喪始
練而夫人捐其廬以明年四月乙酉合葬於江州德
化縣白鶴鄉招賢里王墓山之原五男子曰康夫衡
州司戶叅軍節夫雄州防禦推官知湖州錄事叅軍
事彥夫端夫堯夫皆以學行論鄉黨二女子山南東
道節度推官知傳州錄事叅軍事錢塘鄉道州營道



P82

縣主簿曹堯風其壻也孫男女四某頃歲謫守宣州而節夫叅軍事甚宜其職學問施之於身見於文章及其齊裳之愍姻里懷其義淑思有以表後世使人來以銘請道人之善固君子之所樂况吾交遊之親哉是宜為之銘銘曰

士修于宮彼述之光譬彼場苗錯本必良夫人既歸靡居匪康有俶在宗有宴在堂孫子媚婦後先徹堂左豆右漿蚩紳將將維南有原翳翳其械車馬具臧安此厚窳

可矣其無憾也予其銘焉銘曰

居之而安處之不煩不觀其常觀其所難世公之家族大事難夫人之賢吾以此占奄忽即世曾未壯年整者善騫穎者易利非高靳之在理則然吾焉歸穴嗚呼夫人

故朝散大夫知楚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向字適中世家睦州建德曾王父璿王父嗣元至考逸乃始以子蔭為奉議郎君幼疏敏方七歲時奉議君病家甚貧母葉夫人日對之泣君曰獨憂翁

以耳我耳長大何至吾貧族人壯其言知其必有立也
嘉祐中以進士策名授婺州金華縣主簿遷泰州泰
興縣令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熙寧中遷著作佐郎荆
湖北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時三溪蠻擾邊有薦君可
任軍事者亟召見未至復使歸還於部得預邊議蠻
酋彭師晏方達泰數獵官軍君驅即其居以禍福譬
解邀其俱出卒得師晏歸以檢校秘書丞司農事勾
當公事多日更加開封縣赤縣惟南部為劇君治涉
歲獻至者三以婆荊變事擢知辰州兼泂邊都巡檢
使緣軍事得對所陳多稱古人謂自皆一陞而君
以親辭後復以常平事入見對又之上顧曰辰州不
足累卿當委以一路上提舉淮南常平事未行改治
府界賜五品服掌行部抵陳留佛寺夜未半間垣夜
洶洶若人聲者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
者委骨於此君惻然哀之明日具以所見聞請斥官
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仍以君摠領允得遺骸八
萬餘每三千為一坎皆溝封什伍為曾序有表總有
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僧寺之徒一人使掌

其籍君能推朝廷之惠及於朽骨則其所以全養生身者可以知君之仁矣是時新下令官曹非公事無得使役人君集舊法當一使吏有司遽按君犯法當免官上察其情止降一等差黜檢府界及京東路冗後數月會復尚書省官除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君以本曹兼權京西路轉運使典治陵寢時工徒集于陵下者以萬計當盛夏井飲不繼徒多暍死君為䟽洛水注之陵下士卒蟻附而汲灑布百里無復瘡暍者予時客襄漢聞里巷間歌吟其惠乃始知出於

君從虞主還復歸為郎官父之出為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坐舉所部官不應格徙知楚州奉議君喪君扶柩歸哀毀且病至真州疾遂革君自秘書丞三遷朝散郎勲輕車都尉壽五十有三以卒夫人葉氏文安縣君子男四松恪恬悟松早世恪為饒州司理叅軍女子二信州司理叅軍曾仔齊州司戶叅軍徐慶仁其壻也諸孫男子三居易居仁居厚元祐四年十月甲子將反壤于潤州丹徒長山之白雲崗載有日恪來求誌於某曰不患無所傳於後者先大夫

患無以傳者恪也敢以此請其與君姻家宜知君為
可信於後也為之次其事而銘諸其墓銘曰

顯顯江西屢以才試譬彼大車當騁而躓壽踰中身
豈曰不延如公之仁謂宜百年峿峿長山左崗前陌
沒而有歸是惟公宅

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

沈氏之先以國命三代之前為帝少昊玄冥之後國
絕於商周之間周武王以封其季弟邠季蓋其後有
沈子嘉見滅於楚楚以為縣使公子王為沈王其子

孫時時見於春秋經傳而葉公諸梁寂顯于楚丘
國三絕其子孫有出於茅姓者自漢以後居武康者
為大族齊郡丹陽下邳皆沈望其人徵不足稱自以
其望卑稍拆而入于武康故武康之沈亦不堅知其
所出自公之六世祖陵仕吳越府為奉國軍鎮遏使
復為鄒人公之曾祖敬其子幹始贈屯田郎中孫燕
太子中舍贈刑部侍郎公之考也公諱起字興中少
篤學有聞州問州舉進士第一人復以高第調滁州
軍事推官發運使表監真州轉般倉刑部病公委官

守歸侍少時以喪免有司坐公擅去以法喪除為天
平軍節度推官薦公者數十人皆名輩顯人格當遷
以前坐報罷廷議以親疾得罪既以繩法而又不與
其進無以勸天下為子者乃特遷大理寺丞知通州
海門縣海門負海土卑間一二歲潮一至輒冒人廬
舍民逃徙以避之至相奴隸以自給公為設防障水
為堤百里以長引江水以灌其中田益闢民相招携
以歸僮僕其民者感公義亦拆券歸之戶口大息公
撫納休勞吊以阜饒人德公相與築祠以報之長吏

欲表上其事公力止之曰此令職也安可以為利秩
滿遷殿中丞知饒州鄱陽縣饒劇郡鄱陽州所治令
少稱職者公特於此得譽御史缺中丞包拯未嘗識
面驟引公自輔除監察御史公亦慨然喜於得言其所
指摘彈劾無所假借每論朝廷大體如吏部格選馬
吏以私挂法無重輕終身不遷公以為人才難得一
挂文則廢其終身為已甚可限歲年使得自新立縣
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用漢故事擇鄉大
夫子第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不冝車

任宦人書數十上會與國軍鐵官補吏法下從官御史議皆謂法已弊不可無議獨公抗議以從舊便論不合出為太常博士通判越州御史中丞韓康公以公議是亦請去而補吏法竟不便歲餘知蘄州遷屯田員外郎親祠明堂改都官賜緋衣銀魚袋去知楚州齊魯間歲飢盜數法州縣不能禁以公提點京東路行獄公事督捕盜賊公至部開首贖法使其黨自相圖不二三月盜皆睽睽轉相束縛唯恐在後且虜海岱間悉平移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司封員外郎改工部郎中間封府判官出為荆湖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凡山林川澤所出毛羽筋革舟楫竹箭之材皆資於荆部發取於民者歲以不貲吏相囊橐為姦戶率計畝以取盈費或倍徙而州縣或莫之省公計實用所省十六七官自與商估交易民無所預而簿入有餘召為三司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熙寧三年出師寧夏韓康公以宰相宣撫陝西五路省制軍食亟薦公可以倚辦除集賢殿修撰陝西路都轉運使公馳至部發諸郡橐粟大集塞下會環慶軍政不敢丞

相去位公亦能知江寧府統三月入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知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嘗奉使契丹至
王廷其身位乃與黨項使人班公立爭以謂黨項陪
臣不當輩王人辭不就位久之乃黜夏人自後根此
以為法五年除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廣南西路經
略使兼知貴州明年坐邊議罷以都官員外郎直史
館劉彛代領廣西未幾復起公知潭州再閱月移知
杭州進爵為男食長與縣三百戶熙寧八年安南作叛
攻陷欽廉邕三州乃免彛官陟涪陵公亦坐謫為郢
州團練副使會赦移秀州又移温州元祐初彛復正
為都水丞人謂公且復起不幸以疾終於蘇州年若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公樂善好獎拔人

物敦尚風義一與人從容不問其浮沉終身不少替
弊弊出其天性公之通判越州自御史出佐大府未
為謫也乃深自刻礪為善所居有堂易名曰志省自
為之記以謂人患自謂不當免者熹一不得意則辭
屈見於色不然做慢略以為放達二者皆失士之處
退當退省自修資朋友以攻其過雖一堂與之安不

敢以為泰而必志吾思焉某賢公之志而未知其自
進者果何如及公放棄十餘年而畏整嚴慎口未嘗
議人過言不及官府間事惟以經史著述自修乃始
見公處憂能自刻信志省不為徒言方公出使湖湘
對廷和乞令宗子祖免親出外汰冗卒而復府兵屯
田法後皆施行公生卒喜言兵嘗以兵說于范文正
公文正器其才期有所施用公乃著吳武子三篇以
自見有文集二十餘卷藏於其家夫人雷氏長安縣
君子男九人二女子嫁承議郎王松年宣德郎晏宜

孫諸孫二十有三人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蘇州吳縣之長山鄉五碩原以葬某與公同遠祖鄉
間相鄰以晚時輩見公公不以先生長者自居與之
伉酬推引白首不移識公三十年見公門下人皆終
始如兒女子知公為天性非勉強所能也諸孤來求
銘以葬某在罪譴不當評品人物生平與公厚其可
以無銘銘曰

自其邦人少也與公至于一簣一跡始終不寧其居
揭揭自勵謂無尔艱中道以躓愈退益修此公自期



卷31

壽夭得喪付莫我知狄胥之墳原田每每公宮之圖
宜莫此村下幽既墟納此信刻不騫不崩逮石斯

長興集卷第三十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兼監雕

此處闕一卷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長興集卷第三十二

孟子解

人之情無節則流故長幼貴賤莫不為之節制從流
而下則狎於鄙慢從流而上則樂於僭侈

關之有征抑遊者也王者之禁遊惰未作故有里布
屋粟關市漆林之征政事修民不失其業然後禁可
行也故周官國凶札則弛關門之征但譏而已文王
與孟子之時天下之政不可謂之修民之不失其業

者蓋鮮故孟子欲去關市之征文王去關之征而不
及於市關所以待天下之民市則吾國中也文王之
國中與孟子之時法度固宜有間矣大夫左右國人
皆曰賢又見其賢焉然後用之大夫左右國人皆曰
可殺又見其可殺焉然後殺之此待大臣之道也若
群臣庶人則公卿士師之事也孟施舍之勇養其在
已者養其在已者至於無懼而後已北宮黝之勇養
其在外者一養其在外者至于視萬乘猶匹夫而後
已故魯子曰自反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魯子為能養其在已者則子
之所養可知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言
三者均見其一則見其二也孟子則有重輕焉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可則心重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則言輕矣故曰志氣之帥也雖然持其志不可以
暴其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壹之為言專也氣
不可以專守以志為之重也知志之為重而不能守
其氣反足以動其志則夫蹶者趨者是也孟子曰說

大人者貌之勿視其巍巍然此特其氣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志也吾何畏彼哉此特其志也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浩然充完也屈伸俯仰無不中義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所憾至大也是則受非則辭不可以執劫不可以氣移至剛也可則進不可則退可則行不可則止直其義雖難不辭非其義雖微不苟至直也義集於身則氣充於心盡其志而無所憾于天地之間者養之之至也小人之氣固有殺身而不可毀者然而異乎君子者非道與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舜有事焉非以其為仁義而後為之也人皆有是心舜能勿忘而已求仁義而為之所謂正心與助長者也

市廛而不征廛謂市中之居工商之肆是也自依園廛之法不當復征其貨古者市廛皆無征孟子曰征商自此賤丈夫始是蓋生於後世也法而不廛謂商之無市居者有司以法治之而已不必有廛乃得為市

也戰國急於征求無市籍者皆不得貨易至秦漢猶存此令故孟子欲令為市者不必有廛有廛者勿征其貨也廛無夫里之布夫里之布聖人以抑遊惰于廛而責夫里之布非古之道也

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己有善則願以與人人有善則樂取於己皆有為也則舍己而從人兼有三者舜其所以為大歟

辭十萬而受萬非欲富之道也以鄉為不可為而以鄉之祿而為之何以異於是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為井井九百畝其中以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雖田九一田中之廬家二畝半出於公田其實亦什一也國中之地不可以為井則無同養之法故使人人自出什一之賦謂園廛之在國中者

治世之民無職則耕未有無事者雖國君使之治公田亦曰藉曰助借共力十一而已掌有無事之民可使而耕者鄉大夫圭門五十畝躬耕不可使人則無

可使者故曰絜田所謂絜者絜然取其五十畝之入而已其實則食五夫之田也以其不受地淨入其租改曰絜以別私田也古者士大夫有田有祿蓋有常職者有常祿而又有田以祭所以等豐凶與民也同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其民有道得吾之心斯得民矣我之所欲者與之聚之我之所不欲者勿施之也楊雄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天下之心雖衆一人之心是也一人之心吾心是也知吾之與人同

也安知人之不與天下同哉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教學之道來學焉則吾所以教也有問焉則吾所以告也今於其教也不待其來學于其告也不待其有問非教學之道也好為人師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法也政政事行德行平其政平其行示人以法而已杠梁不時有司之責也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庶秉國之鈞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平其政也儀刑文王萬邦作

乎平其行也

賢不肖之間相去不能以寸為父兄言也所以樂有賢父兄者以其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其父兄之賢與不肖相去不能一間利者對不利而為言也在人也順之者謂之利逆之者謂之不利在器也銛者謂之利椎者謂之不利在水也行者謂之利壅者謂之不利在動也便者謂之利遺者謂之利益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猶常也役于物者非其本性也順利而無所鑿者天命也故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水之利也動而莫不順利者盡其性也舜由仁義行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順利之至也行而不失其貞者盡其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貞之至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然則性情之盡者利與貞而已矣小人之為不善非便之也役於物而不知也君子之於義未必皆便之也至于便之而後出於性

思之而盡其義始條理也行之而盡其道終條理也

知天矣天之與我者存而不使放也養而無敢害也
是之謂事天壽夭得喪我不得而知知修身而已身
既修矣所遇者則莫不命也所謂修身也不能窮萬
物之理則不足擇天下之義不能盡己之性則不足
入天下之道德窮理盡性以此小人之樂于食色沒
身不厭誠欲之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若小
人之誠於食色也樂莫大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
恥無恥矣恥莫恥於不知恥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聲聞也善政善行作於

此而聞於彼之謂聲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聲也

君子之道四其君安則容其君安則悅是事君人者
也君不幸則死之不為一君存亡社稷安則容社稷
安則悅是安社稷臣者君危社稷則去社稷不幸則
死之天之所與者與之天之所棄者棄之不為一性
存亡視天而已天民也其終也順受其三皇皇憂天
下之不治者墨子之道也塊然無情於萬物者老子
之道也有命有義正己而物正者大人之道也行至

於大人盡矣指其所化謂之聖指其所以聖謂之神
 恭敬者弊之未將者弊者所以符恭敬而非所以為
 本也誠慤者恭敬之實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
 以虛拘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
 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使我不誠於伯高好名者能
 讓千粟之國好義者讓不足以言之善者仁之質不
 忍者仁之動性之命於天者莫不善也雜于物然後
 有不善者人之常不善者德之害也全其常者謂之
 仁仁人一也仁言其德人言其體四體不具不足以

為人仁亦如此而已矣如是者仁之質也由是善也
 怵於心而為不忍者仁之動也言其術雖一日之不
 忍謂之仁可也言其人小有不足而謂之人則不可
 孔子孟軻之言仁指其事則雖一牛羊之不忍而謂
 之仁指其人雖管仲須無不得為仁而顏淵仲弓猶
 告之以所未至其為仁則同所以命之者異也
 顏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言之於人也憎之則滋多強自修而已詩曰肆不殄
 厥愠亦不愆厥問不可者欲之小人也可者欲之可

謂善人矣徒知其可欲而未能有諸已未信其為君子也有諸已則可謂信人矣書曰敬修其可願善射者之教人志於彀而已能者從之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隨而教之不受而去則又從而招之所以自處者既屈而欲其聽者之必入可謂惑矣有布縷之征布泉也縷布帛也

長興集卷第三十二

以浚闕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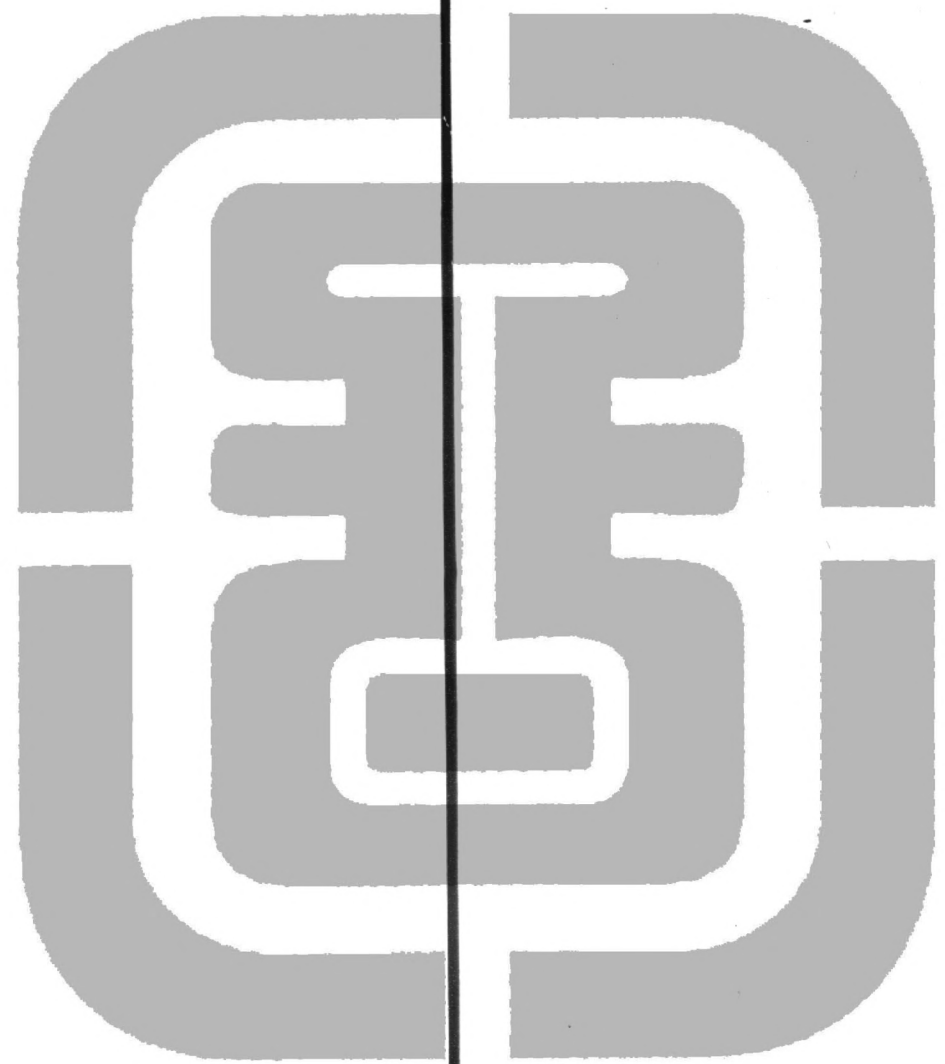
長興集四十一卷

今前闕一卷至十二卷

中闕三十一卷

浚闕三十三至四十一

九卷共闕二十二卷



沈氏文集
五卷

百

